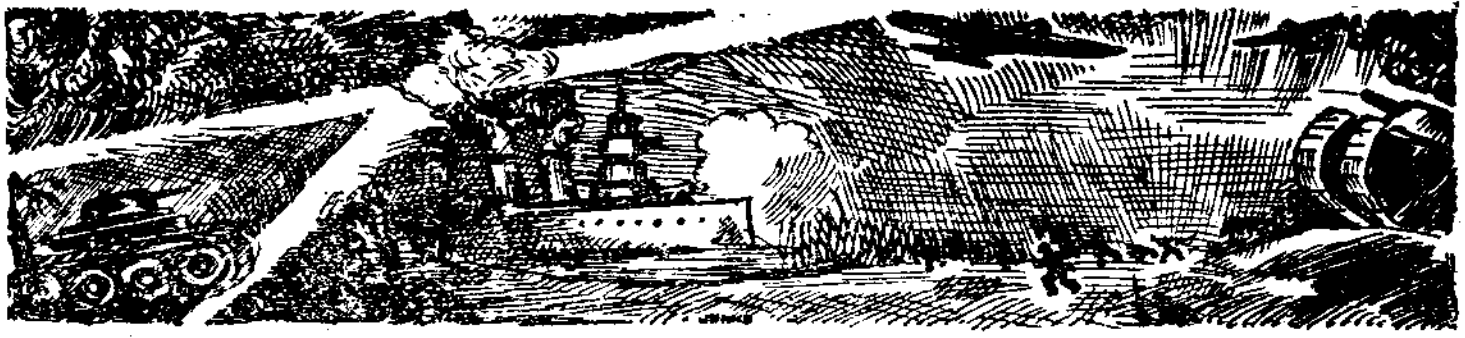


新 戰 線

第二卷 第二期





目次

封面：義勇軍在苦鬥中

政治報告……………(四一)

國聯會議與九一八紀念——我駐蘇大使呈遞國書與加強抗戰外交——粵省吳主席

答拜港督——長江戰爭的新局面——日僞軍反正反戰潮的高漲——國府訓令保障

人民權利——根絕仇貨與磨擦奸商——蔣委員長電令四區政治部加強民眾動員。

今年紀念九一八的特殊任務……………鍾天心(四五)

廣東劃分游擊區與武裝民衆……………李育中(四七)

正確的外交路線……………繆培基(四九)

肅清民族失敗主義者……………蕭雋英

願「多求」者體認歷史的教訓……………黃中厘(五一)

拉得回來嗎？……………姜君辰

各國對華態度與我們的外交路線……………董爽秋(五三)

「多邊外交」豈是中國之福？……………朱伯康(五五)

「東方佛郎哥之死」與德意路線……………葉厥孫

我們真正的出路……………方天白(五七)

三隻老虎……………任畢明

「多求與國」和抗戰外交問題……………葉啓芳(五九)

漫畫戰綫……………特偉編(六〇)

抗戰建國的最高準繩（抗戰建國講話）……………講小岑(六一)

西班牙戰爭的軍事教訓（新武器）……………劉業名譯(六五)

決心合作——英國主張集體安全的有力表示……………湯澄波譯(六九)

和平集團與侵略集團對抗的總檢視……………陳原譯(七一)

一位歐洲最年輕的首相……………鍾汝容譯(七五)

介紹「日本作戰力」(祝秀俠)——武漢歸來(天白)——(七七)

批與評

特載

蔣委員長闢謠談話——孫院長在港漢談話……………(七九)

新戰綫

第二卷 第二期

民國二十七年九月十八日出版

編輯者 新戰綫社

廣州德政中路一二三號

出版者 新戰綫社

電話一六八一號

總經售 新知書店

漢口 江漢路聯保里

廣州 教育路七十號

長沙 東長路二三號

金華 麗水 襄陽

常德 衡陽 桂林

印刷者 宏藝印務局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定價		價		
冊數	國內	港澳	國外	預定
三月六冊	八角	一元	一元	每月一十六日發行
半年十二冊	一元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零售每冊一角四分
全年廿四冊	三元	三元八角	四元	

郵票代價十足通用



國聯會議與九一八紀念

九月九日國聯行政院舉行第一百零二屆常會，接着於十二日舉行國聯大會第十九屆常會。

在法西德國對捷克侵略企圖始終不肯放鬆的今天，在侵略者已陳師德法邊境致使法國也不得不向東動員的今天，歐洲局勢因此所表現的嚴重危機的確是本屆國聯會議所遭遇的重大難關。

不僅如此，從九一八事變到今天，已經七週年了。中國，爲了它自身的獨立自由解放，爲了全世界的正義和平，爲了全人類的文明人道，同時也正是爲了國聯的威信，今天，它正在以全民族的力量給予最殘暴最兇惡的法西軍閥日寇以空前的打擊，它更抱着堅強無比的信念，非把七年來的血債全部償清，非把日寇全部驅逐出中國領土，決不停止它所給予日寇侵略者的打擊。因此中國一面在不斷的英勇的鬥爭中，一面爲維護國聯威信，向國聯堅決要求實施盟約第十七條的申請，這對於國聯今後能否再負起維護世界和平的相當責任，的確是二個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國聯秘書愛文諾也不得不承認，此次會議

爲國聯有史以來最重要之會議，與世界和平攸關。

不過，英法兩國，主要是英國，它對於世界和平不可分割的真義，似乎還沒有或不肯深切地去瞭解，所以爲了歐局的嚴重，尼們對於遠東便只能暫緩一步了。它們本來都擬派外長往日內瓦出席國聯會議，表現尼們對於此會議的重視，可是直到九日，他們還未能到達日內瓦，說是在靜待希特勒關於捷克問題的演詞，好像希特勒的演說，馬上就可以決定它們的命運似的，不，更正確的說來，英國保守黨好像還想從希氏演詞中盡其最後一點「和平」的努力似的。誰知道，希氏遲遲不作聲，祇是由戈林大發其誇張威力的狂妄演說，以事侷囿而已。這樣，雖然德國輿論對於捷克的抨擊已稍和，但它對於英法關於遠東問題的牽制作用，却已發生了相當的效果。因此，這次關係國聯前途的會議，究竟能否有何切實的成就，的確還是一個疑問，而其主要關鍵，全在於英國紳士們能否由被動的老是受牽制，轉變到主動的給予侵略者以相當的鎮壓了。其實，假如英國一天沒有這樣的轉變，則

不但歐洲戰爭就有一天立即爆發的可能，即英國在遠東方面所受日寇的威脅，也只有一天嚴重一天。

至於我們中國，對於國聯的申請，然走爲着維護國聯的威信，爲了厥盡會員國的義務，則它對於這申請的堅持，自屬意料中的事情。全國各地擁護國聯援華制日大會的壯烈聲浪，中國駐英法大使所表示的堅強態度，甚至當駐法大使顧維鈞氏十日在日內瓦與英國外務次官勃特勒進行談話時，曾經明白表示：國聯各會員國若不能對於日本實施制裁手段，則中國或當退出國聯，所有這些，都可以證明我們抗戰外交的自主獨立性。

自然，我們這次對於國聯的強硬表示，決不是我們對於國聯有何過分的希求或存有任何依賴的心理，而恰恰是配合着我們當前越打越堅強的抗戰局勢，配合着我們今年紀念九一八的特殊意義的。對國聯抱着絕對信賴的態度，固然是一種錯誤，而沒有必要，因爲我們自己已有制敵侵略取得最後勝利的堅決信念，對國聯抱着鄙視譏諷的態度，或當國聯依然不能切實制裁日寇，而致我們必須退出國聯的時候，就此認爲和平集團已經破產，國際援助再也不會給予我們，這更是一種大錯特錯的論調。因爲這種論調

不是潛在的依賴國聯心理的反動表現，就是別有用意製造失敗主義空氣的毒素在起作用。

我們始終相信，抗戰一年多來鐵一般的事實更使我們不得不堅決的相信，只要我們誓雪九一八事變至今七年來的恥辱，只要我們越打越強的展開而充實起我們各方面的抗戰力量，我們所能取得的國際援助，必然是日益增長的。一九三三年以後的國聯，是國際間可能維持集體安全的一種和平機構，但只是很脆弱的一種而已。因此，國聯維護和平之脆弱，需要我們來加強，需要我們以誓雪七年血債的英勇抗戰來加強。但如國聯脆弱的程度，已經到了奄奄一息的垂危階段，而根本不能接納我們神聖抗戰的強心劑的時候，那末我們即或捨棄了它，固然不會影響到我們的抗戰，反之，我們倒可運用誓雪七年來的恥辱以紀念九一八的精神，以及因此所能增進集體安全的力量，來加強或創造其他的和平機構，來加強或爭取其他的和平。這正是我們今年紀念九一八並對此次國聯所應有的認識。

我駐蘇大使呈遞國書與加強抗戰外交

我國新任駐蘇聯大使楊杰，已於九月五日向蘇聯政府呈遞國書，並與加里賓主席談話，外委會委員長李維諾夫亦在座。加主席除祝林主席健康外，並預祝中國抗戰勝利。後來楊大使又對莫斯科報界發表談話，其中末了幾句話是很值得我們重視的。

楊大使曾說：『中華民族在孫逸仙蔣介石兩

生偉大領袖指導之下，自力更生，冀成利己利人，與世界各民族福祉同休，期於大同。其願望世界之和平與人類之福利，正與蘇聯之懷抱如出一轍，無惑乎中蘇兩大民族間坦懷親密，互相依助也。』這段話，不但可以反映出中蘇兩國間的友誼，現在確已到了互相依助的程度，而且也正可以證明孫院長所稱「蘇聯是我們真正的最出力的患難朋友」這句話的確已

在我們當前的中蘇外交關係上表現出來了。同時，據報載，我國駐美大使亦將更動，且有已決定胡適博士之說。國府前外交部長陳友仁氏，前由歐洲歸國，抵港已久，迄今尚未赴澳。據聞最近中央會一再電促陳氏赴澳，白副參謀總長崇禧，亦曾以私人名義電港，向陳氏勸行。惟陳對於其外交主張，必須獲得實行保證，方肯就道，故何時北上尚未有期云。

我們覺得上述三件事實，自孫院長歸國赴澳，自蔣委員長發表國語談話之後，的確已經無疑義地證明，我們的抗戰外交是正在日益加強而日益明朗化了。因此我們一方面所更希望於中央者，在加強抗戰外交的進程中，除開充實外交機構，予以最適當的配置外，對於所謂「多求與國」的論調，是應該予以嚴勵制裁的。因為所謂「多求與國」祇是其名，幻想德意來幫助我們抗日，乃是其實。而我們「此時來希望德意幫助我們抗日，不啻是希望日本援助我們」罷了。同時另一方面，我們除開期望更動駐美大使完全以加強對美外交為原則而早日實現之外，我們誠實地希望我們有歷史的革命外交家陳友仁先生，能夠以更積極的主動態度，使中央能實行其外交主張，而共同負起抗戰建國的偉大任務來。

粵省吳主席答拜港督

自香港總督羅富國爵士於七月下旬到粵訪問後，粵省主席吳鐵城氏即於八月三十日偕科長參議等抵港答拜港督。據吳主席抵港時發表談話稱：「此行性質，乃非正式答拜，禮尚往來，別無何種使命。」對於「旅港僑商各界，聯表拳拳誠悃……」而已。

吳主席抵港後，除答拜港督及香港海陸軍當局外，備受中外各界人士之熱烈歡迎。九月四日，香港仔刺西報社論評吳主席抵港事，除認此行為省港友誼關係更臻密切之象徵外，對於吳主席在招待會上之演詞備致推許。該報曾指出：「吳主席所稱中日戰事結束後，省港間之必有變態，並預以復原期間之最先現象，既為商業貿易之繁榮，實屬正確之觀察，並稱譽吳主席為一頭腦清醒之外交家。」可見香港政府對吳主席此次答拜之重視，而該報亦明白的說：吳主席抵港「雖屬非官式性質，然實為一重要事件」云。不論從華南尤其是粵省在中國對日抗戰中所佔的重要地位來說，或從中英關係中省港關係所佔的重要性來說，此次省港當局的禮尚往來，對於省港友誼的更臻密切，的確具有巨大意義的。香港政府在實際上所給予我們抗戰中的種種便利和援助，我們的確應當以十二分的誠摯來致謝而感戴的。吳主席所指出省港兩地於戰事結束後當能共進繁榮這一點，在對於中英關係的推進上，的確是更有意義的。自然，在增進省港友誼，乃至增進整個中英關係上，我們相信，我們所應有的希望，不僅要在戰事結束之後，而更重要的却在於我們在抗戰期中的加倍努

同時，另一方面。在增進中英友誼上，我們所應有的希望，當然也決不侷限於局部的省港之間，而是需要英國對於中國抗戰的整個態度，應該有其更積極的表示。特別是在這次國聯會議中間，我們向國聯所提出的申請，要求實施盟約第十七條，英國是應該表示其明朗化的態度的。

所以，我們當以十二萬分的誠意，希望由這次省港當局的禮尚往來所象徵的更密切的友誼，能夠擴而大之，進而影響到英國援助中國抗戰的愈益加強，那就是對於中英兩國關係的增進更明確的表現了。

長江戰爭的新局面

我們在上期已指出敵人四路包圍武漢的大進攻，這半個月來的形勢，可以說還是在這幾條路線上發展着：豫北晉南方面的敵軍，幾次想渡河奪取鄂洛潼關等地，並曾一度佔領風陵渡，然由於我正軌軍與游擊隊的共同反攻，現已完全克復。在地理與軍事學的立場講，這一路是佔着非常重要的位置。然而一方面因為山西游擊隊的活躍，他方面因為目前戰事重心集中在長江南北岸，敵軍力量顯然不夠分配，而潼關一帶就有極鞏固的工事，並由中央最精銳的部隊防守着。所以，這一帶似有短時期的平靜，正如淞滬戰役中的浦東，大有使敵人可望不可即的樣子。

九月七日起，敵人由黃梅猛烈西犯，進佔廣濟，圍取涿水和蘄春抄越武穴封鎖線。這一線無疑是保衛大武漢的門戶，所以敵人來得凶，而我們擋之亦勇。正當敵人攻下廣濟躊躇志志的時候，我軍突由廣濟西面的界嶺反攻，殲滅敵人千餘人而克復了廣濟。同時，

我軍更由北面迫取黃梅。在南岸方面，敵人本想分兩路進攻，一路由瑞九公路西進，圖由瑞昌威脅馬頭與陽新，進窺粵漢路的咸甯，又一路則沿南潯路而下，並配合着由星子向西南和由瑞昌向東南的兩支敵軍聯合進攻德安，直搗南昌。可是近來我軍猛烈反攻瑞昌，與敵懸鬥於磨刀山一帶，截住了由馬頭進進攻德安的敵人，使之無從發展。至於北岸由六安向固始，圖佔平漢路之信陽的一線，亦為敵人進攻的重要目標，敵我血戰於固始以東之烏門集，東南之葉家集以及固始北面的哲子集一帶。現我軍已將此三個重要據點相繼克復，並開始猛攻淮陽。綜合起來，各路戰事雖皆進行着拉鋸式的爭奪戰，可是無可否認的，保衛大武漢已走進了更嚴重的階段。須要我們更加緊地從軍事、政治、經濟三方面去努力。

日偽軍反正反戰潮的高漲

在日寇集中進攻武漢的全部過程中，我們所以能一再由危而轉趨穩定，除開應歸功於保衛大武漢的前線將士的浴血鬥爭而外，各戰場游擊戰的普遍展開，固已經起了不小的牽制作用，而敵偽軍內部的動亂却也可說已經發生其削弱軍心的巨大作用了。這種情形，在這半月中間可說是特別來的顯著。例如偽軍方面相繼反正的最近真是絡繹不絕。駐豫北臨漳附近偽軍李盡修部七百餘人，槍械齊全，都同時向當地我軍反正。而所謂「東方佛朗哥」李福和之終於被部下刺斃，並使與李福和在一起之日寇負責人員也不得不歸於盡。可見，由於我國民眾民族意識的日益提高，由於我們游擊戰影響的廣泛而深

入，我們敵人雖然有其同盟者法西、德意兩國憑藉其一手扶植西國佛朗哥哥的经验，共同企圖在中國製造出了一個東方佛朗哥來，却終於不得不失敗了。

日寇軍心之動搖，不僅限於偽軍，即日軍及朝鮮軍等也是這樣。我們在戰死敵軍身上所發覺的許多反戰文件，固已不足為奇，而最近在南京的敵軍高層人中，竟有七千餘朝鮮兵，因厭戰而請求繳械回籍，結果均被看管，且曾經過雙方之衝突，而致死傷甚重云。

日偽軍反正反戰潮之如此高漲，當然不是由於偶然，而是有其對華侵略戰爭本身所具有的必然原因的。因此，正與這種現象配合着，日寇國內時起騷動的情況也在愈趨緊張中。例如東京的警政當局，已於八月正式訓令警界，要嚴密注意於禁止反戰演講及反戰文字。原來日本國內反戰情緒之增加，實已普遍於全國各地各階層。所以國民新報也戰稱，日本有掀起嚴重反戰及人民陣線運動之可能了。

國府訓令保障人民權利

國民參政會於七月間舉行第一次大會時，曾經建議過切實保障人民權利一案。最近國防最高會議舉行第九五次常務委員會會議時，曾經決議關於人民權利、約法及民刑各法均有規定。抗戰以來，政府因時制宜，復頒有各種法規，各軍政機關應依法辦理。如有違法濫權，侵害人民權益情事，除由人民依法控告訴願外，主管機關注意監督，隨時糾正。此項決議現由國府於九月五日訓令各軍政機關一體遵照。

國府此時頒布此項訓令之意義非常重大。第一國府頒布此項訓令這件事情本身，就是人

民權益特別是民主權益充分發揚的表現。我們知道，這原來是國民參政會的建議，而國民參政會本身可以說是在抗戰以來更進一步代表民意，更進一步發揚民主政治的一個雛形。所以在參政會所通過的許多建議案，中國防務最高會議首先通過此案而訓令進行，不能不說是我國最高當局對於人民權利對於民主政治的充分重視了。

第二在此抗戰的非常時期，此訓令的頒布可說完全是以發揚民力所以增強抗戰力量為基本原則的。誰都知道，假如人民權利由於時局非常之期而無保障或被忽視，則人民對於抗戰原本可能發揮的力量也就不會產生，因為對日抗戰是為了爭取整個中華民族應有的權益，同時也是為使全國人民應有的權益避免遭受敵人的蹂躪。蔣委員長早已告訴我們，最後勝利之關鍵，不僅在於軍隊，而尤在於民力。所以此訓令的頒布也正是發揚民力的一个重要步驟。

第三此項訓令的頒布，不但可以提高我國的法治精神而且可以提高抗戰建國期間的行政效率。無可否認的，我國對於法治精神的涵養，是素來比較缺乏的，特別是在內地，對於人民的權利一層，好像根本就沒有這個概念似的，當然更談不到保障了。因此，在這抗戰建國的非常時期，便往往有藉非常之名，而行其報私仇之實，甚至有純潔坦白而結仇作工的救亡青年，也有遊暗算的地方，最近過去的福建，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由於這種頑忽法令事實的存在，所以凡是有助於抗戰建國的一切法令，不但很難發生其積極增加抗戰力量的作用，反而等於一紙空文，甚至加以歪曲瞭解而藉以魚肉鄉民的現象。所以國府此項訓令保障人民的權利也可以說是藉以加強法治

精神並提高行政效率的一個基本步驟。

根絕仇貨與嚴懲奸商

據八月底香港各報所載消息，粵省根絕仇貨工作，自去年七月迄今，為時已一載有奇。但是各縣仇貨仍然充斥異常，即廣州市亦充滿仇貨。當局有鑒於此，乃有籌設廣東「各界根絕仇貨委員會」之議。

這種消息讀之真夠令人痛心。我們向國際間的嚴重要求，對各民主國家的深切期望，不是要對日寇實行經濟制裁，不是要勸國際友人不買日貨嗎？然而我們自己對於根絕仇貨的工作，却竟會得到「仇貨仍然充斥」的結末。照這樣子，試問我們還有什麼理由還能開什麼口去要求國際友人不買日貨呢？這真是我們當前的一個嚴重問題，是需要我們深切反省的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本來，關於這件事的主要癥結，不外有三個問題：一個是好商問題，一個是各方面的聯繫問題，還有一個便是調查和懲戒問題了。對於好商的問題，只有用兩種辦法來解決。一種是積極的勸導辦法，用加緊對於商人的宣傳來提高他們的民族意識而使他們自覺的去執行根絕仇貨。另外一種便是消極的予以嚴格的懲戒。其次關於各方面的聯繫問題，當然是一個最基本的問題。所謂聯繫大別之有三個方面：(1) 黨政軍與有關進出口貿易的主管機關；(2) 商店老與職業界；(3) 其他民衆團體。假如這三個方面都能對於這件工作發生經常的密切聯繫，則工作的推進一定可以順利得多。最後關於調查和懲戒問題，則需要一般民衆團體和有關的當局共同負責來處理。

我們希望，正在籌設中的「廣東各界根絕仇貨委員會」能夠早日成立，而且能從前面三個問題上去求根絕仇貨工作的加緊而澈底的推進。

蔣委員長電令四區政治部加強民衆動員

強民衆動員

據九月上旬粵港報載，蔣委員長為加強民衆動員，尤其是為改進粵省民衆組織計，最近曾電令第四戰區政治部稱：「關於各戰區內民衆自衛組織訓練各項業務，為收統一指揮便利，此後悉由各戰區行政政治部派員會同各統率主任委員切實主持。」同時據另一報載電詢，則蔣委員長來電對於粵省民衆組織之改進，亦曾令第四戰區政治部從速設法調查並會同下民衆組織訓練大綱一份等云。

我們覺得，蔣委員長此種重要的指示，確係今後加強民衆動員和改進粵省民衆組織的一個唯一的準則。我們希望，各戰區關於民衆自衛組織訓練的事宜，都能趕快根據這個基本原則去改進而充實起來，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收到指揮靈敏，行動統一之效，才能有計劃的改進而收到合理發展的成果。至於調整粵省及整個第四戰區內的民衆組織一項，據報載已擬定一個原則，即屬於經常之民衆團體，仍由黨部負責指導，屬於因抗戰需要而組織者，則由政治部發動。當然在這裡，我們也同樣希望，除開必須注意於要使實業組織也能按照上述這般合理化的原則而外，更重要的一點，即在如何予以積極的發動，充實和領導，到真正而速能使民衆總動員的目的。

今年紀念「九一八」的特殊任務

鍾天心

這是兩個歷史階段不同的「九一八」。

七年前的「九一八」是民族的難日，今年「九一八」是民族解放的前兆。這其間劃然是兩個時代。

七年來，委實是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在當時國際形勢十足有利於日寇的進攻；而在我民族內部展開全面抗戰所必須具備的一切條件尚未具備。日寇就着準了這一點乘機揭開它預先擺佈的陰謀，一帆風順，不旋踵而掠奪了東北四省的領土。七年後的今日，我們國內的政治步伐一致了，民族團結日趨鞏固；國際形勢愈見展開隨着我們民族堅決的抗戰及西班牙人民英勇的搏鬥，日趨於和平團結的路途，予侵略者以嚴厲的限制。反侵略的戰幕的展開促進並鞏固了我民族的大團結，國際民主勢力的增長，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士對我的同情與援助更造成了人類進步的新局勢。國際及國內空前有利的形勢，堅定了我們的信心，鼓勵起我們的抗戰，指出來我們勝利的前途。從這七年間歷史的鉅變中，我們看清了，那是我民族的生路，那是我民族的死路。我們把握着歷史的契機，堅決的，強毅的貼緊民族的正面來闢開面前的荊棘，掃蕩我民族

死生的寇仇——日本帝國主義者！

在幸運的今日來追念那不幸的前日，我們有何種任務呢？答案是簡單的：我們應更深入的體會日前不幸的教訓種種，應更加發展今日的優點與有利的條件。換言之，我們更應愈加堅定抗戰的國策；愈加加緊民族團結；愈加鞏固我民族與世界上民主國家尤其蘇聯之間之結合；愈加認真動員我國的廣大民衆。

一，堅定抗戰建國，粉碎敵人大陸政策

田中奏章奠定了日本的侵略政策，立下了「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的一貫的國策。自甲午戰役，經日俄戰役直至「七七」的大舉侵佔，都是預定的國策之實現。

「九一八」是它們企圖征服中國必然的一個階段，它的爆發決非偶然。正因為如此，所以他們事前有着周密的擺佈；正因為它是既定國策的一面，所以在事變爆發後數日之間即佔領了我東北大部。

「九一八」只是日寇企圖奴役中國的鎖鍊一環。從這一環，我們即可見敵人的百年大計——他們奴化中國的國策是勢在實現的。是的，他的大陸政策是勢在必行的，除非

我們能够粉碎它。

但是我們是優秀的黃帝子孫，我們拒絕奴隸的前途，我們誓死要求自由與解放！針對日寇侵略迷夢，我們更要堅定我們民族抗戰的國策，以打擊還打擊，以抗戰答覆侵略！我們深切了解，不抵抗就是死路，中途妥協就是滅亡。在堅定的抗戰國策下，一切缺乏抗戰信心的人們，一切怠工或動搖的份子，都要受到歷史的裁判遭到民族子嗣後世的唾棄！

在追念民族創痛的今天，我們更要堅定我們抗戰的國策，嚴整我們民族的步武，給日寇的侵略國策以徹底的摧毀！

二，加緊民族團結，粉碎敵人分化陰謀

日寇能够很順利的完成「九一八」侵略的計劃，我們應毫無掩飾的承認，是由於當時我們自己給予日寇種種便利。那時我們國內地域上呈現割據狀態，政治上步伐未能齊一，黨派分裂，兄弟鬩牆。民族的支離破碎，給日寇造下了千載一時的機會。

但是，今天全民族却在一個領袖之下空前的團結起來了！以前地域上的參差，現在已徹底掃滅了！各黨各派已在三民主義的徹底實現下齊一了步伐，已在打退共同敵人，爭取民族的復興與世界人類的和平與進步的總號召之下團結起來了！

我們已有的成就雖然非常偉大，但這只是個開始。譬如一個新生的嬰兒，他的前途雖遠大，却必須陸續滋育，繼續生長，方能達到他的成年。我們現有的團結還不夠，也正因为我們民族團結的歷史意義太大了，所以與實際上之需要相去的距離還很大。

從十四個月抗戰行動中看來，黨派步驟雖已相當一致，而團結的程度，為開關一個歷史新紀元，委實是趕不上客觀的要求。我們應坦白的反省我們是增加了或減少了民族團結的障礙？對共同的民族復興與解放的目標，是否具有最大的信心？中山先生的遺教，是否貫徹的執行？對三民主義的徹底實現，是否給了最大的努力？領袖是否具了堅決的信仰？對領袖的意旨是否透徹的執行？對民族的死敵同時也是三民主義實施的死敵——日本帝國主義者，是否下了最大的決心，誓死予以消滅？

在中山先生遺教總的方針指示之下，在民族解放共同旗幟之下，在一個領袖領導之下，在抗戰建國綱領總路線之下，面對着共同敵人——日本強盜，我們民族應當進一步更赤誠的團結起來！只有這樣的團結，才能徹底實現三民主義，才可輔助領袖完成中山先生遺下的大業，才可接近世界人類永久幸福進步與和平！

三，爭取國際援助，瓦解敵人離間詭計

國際間陣勢擺成了兩大壁壘，即和平集團與侵略集團，看不清誰是友人，誰是敵人，走錯了自已應走的路，就要犯了嚴重的錯誤。日寇是陰謀把我們推入德意的集團，這一方面，是使我們向侵略者投降，一方面是使我們與民主國家脫離關係，在國際上陷於孤立。

日本是用了很大的力量，破壞我們對各民主國家尤其蘇聯的感情，不惜出其惡毒的宣傳，造謠中傷。這應是一個很好的指示，就是日本愈要破壞我們對民主國家的感情，使我們在國際上陷於孤立，我愈們要加緊我們與民主國家尤其是蘇聯之聯系，朋明我們國際的立場。

中華民族過去和現在所處的地位，都客觀地規定了我們應以民主國家為友。中山先生昭示我們「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最高領袖也指示出「抗戰一年餘之經過，中國人民對於誰為切實協助中國之國家，誰為徹底相助敵人之國家，均有極清楚之認識」。這是昭示我們徹底與民主國家攜手。孫哲生先生出國數月，實際觀察國際情形，知各民主國無不同情我抗戰，英、美、法等皆改變他們過去的觀點，蘇聯更積極助我，只有德意同情日寇侵略。這顯明的外交態度，證明中山先生遺教與領袖指示正確不磨。

我們今年紀念「九一八」，要爭取國際上更大援助，加速勝利來臨，就要更堅定我們與各民主國家尤其蘇聯的友好。

四，認真動員民衆，擴大抗戰基礎

事實給我們刻劃得很清楚，我們現在不動員民衆來殺敵，敵人就要動員我們的民衆來殺我們。最近某線的戰役，竟在寇兵中發現有不少自己的同胞。這些同胞，不是東北同胞，也不是華北同胞，而是淪亡未久的某戰區的同胞。其他各戰區被日寇騙作砲灰的同胞，尚不知多少。這明顯的表示我們動員民衆不夠，絕大的人力給日寇利用了起來。

全民族的抗戰，不是全國民衆一致起來，勝利便會增大了困難。要動員民衆，不是空口說白話，也不是斤斤於誰領導誰，要在民族抗戰的同一目標下，在三民主義的徹底實現的號召下，在最高領袖領導下，全國民衆一致動員起來，拼着全民族的命，求最大的勝利。

中國在進行着偉大革命的過程中，中山先生早已昭示我們「必須喚起民衆」。中國革命進到現階段，這艱苦的對日抗戰，我們要是徹底信奉中山先生遺教，那麼就一定要徹底動員民衆，以爭取抗戰的最大勝利！

五，總結

廣東劃分游擊區與武裝民衆

李育中

一、第三期抗戰中的廣東武裝佈置

在全面的持久抗戰中，沒有一個地方是可以僥倖避戰的！廣東早晚會發生戰爭，這是一個可能到來的現實，而且這事實已經在開始表現。因此，現在已不是戰爭會不會到來的問題，而是最急迫的我們應怎樣來迅速完成我們的準備，使敵人絕無一逞的機會，迎頭給與侵犯者一個無比的痛擊，以粉碎敵人的一切陰謀。這是我們百粵軍民全體的責任。

賢明的余總司令，早已就特別注意到這個問題，認為武裝民衆是迫切重要的，所以創立了自衛團於前，如今又跟着決定劃游擊區於後了。只有這樣的嚴密佈置才能配合起自衛團的武裝，在游擊區裡才會發揮更大的民衆力量。

據報載，這計劃大致是這樣的，將全省劃分為九個游擊區，每區分設正副司令各一人，所屬各縣每縣設一支隊，由縣長任支隊長，另由省統率委員會派軍事專員一人為副隊長。區設大隊，鄉鎮設中隊，保設小隊，甲設分隊，以支隊為游擊行動單位。每一單位內，凡十八歲至四十五歲健壯的男子，平時都施以簡要軍事訓練及武裝編組。有事時，受戰區內長官的指揮，配合作戰計劃，利用自然地理氣候及廣大民衆力量，開展襲擊戰爭。這建議與實行是最合時宜的，必然會得到全省的擁護。因為現在是高度緊張的第三期抗戰了，武漢危急，敵人可以隨時進犯廣東，我們不特要藉

忠勇的將士捍衛疆土，同時還要依賴廣大的民衆堅決起來撲滅敵人。守衛家鄉，與每一寸神聖領土，沒有軍民的良好無間的合作，是不能掃除頑強的敵氛的。

二、劃游擊區的意義與作用

「戰爭由那離開了民衆的特殊身份的被備備者或代表者進行的時代，是永遠的不再來了，戰爭如今由民衆來進行了。」這一點真理，現在是證明得充分無遺了。戰爭如今是民衆的，在民族革命戰爭中如果果不是屬於民衆的，它便沒有勝利可言，所以在前兩期的抗戰中，說明了單是軍隊作戰是不夠的，單是政府動員是薄弱的。

中國的抗戰同時是一種革命的戰爭。革命的戰爭沒有不是群眾性的，民衆不起來，休想打得一個「最後勝利」。民衆起來了還要使他們有明白堅定的政治認識和熱練的軍事訓練，然後才能成爲鐵一般的隊伍。訓練自衛團與劃分游擊區就是在這偉大意義下出發的。民衆武裝是要加強的，民衆武裝是要選擇自然地理和氣候來適切地發揮他的威力的。

本省吳主席最近在「一年來省政之觀感」一文中，關於地方治安與民衆武裝自衛的一章說過：「我粵地方情形較他省優，平日自衛力量強，防衛稱完備……爲發動全省民衆武裝自衛，余總司令與余曾請求中央批准在廣東全省各地組織民衆抗日自衛團。民衆抗日自衛團之作用有二：第一使各鄉村能有堅強自衛組織，將原有散漫無組織訓練之自

七年前「九一八」給我們苦痛的教訓，七年來民族的艱苦鬥爭，到今天抗戰了十四個月，一切鐵的事實，說明我愈打愈強，愈打愈有勝利把握是絕對正確的。但我們不能以得到一個「把握」爲滿足，我們要努力爭取加速完成抗戰建國大業，加速徹底實現三民主義，加速收復失地，提早一天勝利，少受一天痛苦。所以今天回顧過去的教訓，檢討過去做得不夠的地方，更要千百倍努力，堅持既定國策，抗戰到底，服從領袖領導，精誠團結，堅定國際上應走的路線，認清敵人和友人，貫徹動員民衆，四萬萬人起來爲民族求生存。

這就是我們紀念「九一八」的特殊任務。我們努力完成這些任務，民族復興與解放，人類的進步與和平就擺在我們的面前！

衛分子，嚴密組織之訓練之，以待敵人萬一來侵，即可起而作堅強之抗戰，使敵人不能到鄉村縱其恣肆擄掠，保衛自己家鄉園里，保衛大廣東。第二使各單位聯合起來，擔任游擊任務，將來輔助正規軍作戰，敵能人人有訓練，人人執武器，與敵相搏。以全省人口之衆，此種民衆武力，重不可侮，當使敵人所願畏，敵人一旦來侵，民衆處處抵抗，必予敵人以痛擊。

這番話是很確實的，在政治動員上忘記了民衆武裝是不可思議的。而民衆武裝進行戰爭的一種最易於普遍的形式，却是游擊戰。所謂「輔助正規軍作

戰」就是它的長處。

從前自衛團的教練裡是有着游擊戰的科目的。但在組織上還是未能具體。現在是從技術上而進到完備的組織上來了。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如果沒有一個很好的組織與訓練游擊戰是無論如何不能發動起來的。

三、誤解游擊戰功能的糾正

作戰的形式，大別之是陣地戰、運動戰和游擊戰三種。在戰爭中時空有利的條件下，三種形式都可以運用，不過在強弱國的對戰中戰術戰略是要很細心的選擇與決定的。中國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是不宜於單作陣地的迎擊的，這在一年來的經驗教訓中是夠我們明白了。抗日戰路方針是持久戰，中日戰爭將要經過這三個階段：(一)敵之戰路進攻與我之防禦；(二)敵之戰路保守與我之準備反攻；(三)我之戰路反攻與敵之退却。

現在的事實說明第一階段還未完結，敵人還是屢屢向我進攻，淪陷地區是很廣大了。我們吃過以陣地戰為主力的虧，後來給糾正了，平型關和台兒莊兩個輝煌的戰役，它的成功却是運動戰。因此在目前最有效果的戰路，就應主要是運動戰，而把游擊戰與陣地戰輔之。抗日戰爭中主要的既是運動戰，而次要的就是游擊戰了。因為中國社會的落後性和地大物博，游擊戰是便利與必須運用的。而且游擊戰特別是民衆的任務。敵人雖然恃着優勢火器佔到我們的點與線，但我有廣大的武裝人民，隨時都可以把他的後方變作前綫的。牠的作用自然很大。因為第二游擊戰中

擊戰是要升到主要地位，而且是可以發展為運動戰。是以游擊戰是整個中日戰爭過程中不可缺的一的個戰術。游擊戰術之採用是客觀地被決定的，但是還許多人誤解與評說，游擊戰是有害而無用的。他們舉出「游而不擊」作口實，以流寇為看待他們，這樣的評說將個游擊戰術，不是由於無知，就是出心狠毒。鐵的事實擺在面前，是可以粉碎他們的「理論」。根據的，但我們也不須相反的變成是一個游擊戰萬能論者。對游擊戰信服到了不得，誇大了牠的作用，我們要記得游擊戰是不能解決戰爭命運的主要任務的，但它却是一個極大的輔助。

四、組織與訓練民衆擔任這艱巨工作

游擊戰是行將建立了，加緊的組織訓練民衆才可以担負得起這艱巨工作。而問題的關鍵，仍然在政治的大動員。沒有政治的鼓動，民衆是不會熱烈參加，甚至全不注意的。在兩個時期裡，都是須要民衆武力的一是在決勝主力戰進行之前，民衆是當作補助手段的。這手段是弱小民族反抗的戰爭裡認為最有效用的一箇，有時克服一隊武裝的民衆是比克服一支正規軍隊還困難的，另一個時期就是在主力失敗之後，民衆就是一種援助的力量，補充代替的力量。在決戰之前，比較在決戰之後來運用這力量，自然是在前者好得多，現在廣東就這樣進行了。

在組織與訓練中是不能缺少這幾點：一、應有澈底政治理解與覺悟；二、開勝不驕，開敗不餒，務須爭取最後的勝利；三、耐苦與好戰，因為戰爭是持久；四、充

分利用自己鄉土的地形以困敵人。另外還要注意的就是民衆武裝是不能用來作戰術上的防禦的。他多是用作自衛與奇襲，破壞敵人的交通線，奪取其餉械糧秣，消滅並擊潰其小部隊等。

民衆武裝的組織中，揮以少數的正規軍也是需要的，但不能過多。有些長官常常把正規軍化作游擊隊，却沒有與民衆配合起來，那效果自然是很少的。但是完全沒有作戰經驗的人來幫助他們，他是會使他們不易發生積極的活動力量的。

游擊隊裏必須有一個能幹的領袖。這領袖，要真能代表他們的意志而正確地行使民主集權制的。他必須是一個戰士，一個堅決抗日的份子，得到部隊信仰敬愛的。這然後才能夠好好地領導各支隊，進行獨立的個別的襲擊。這問題是牽涉到大量的幹部培養。

五、努力完成這種迫切的務

劃分游擊區是已經決定而正在進行之中了。因為時不我待，有更多的時候，我們便有更多的準備，自然，敵人是不能容許我們準備得完滿的，因此我們要趕速去完成它，不是簡簡單單，劃過若干游擊區，有了名詞便算事，要切切實實去執行，即一面趕快以政治動員去啓發民衆，同時並加以組織與訓練，這就是我們當前所應負的任務。

廣東的防務是異常迫切的需要了。單讓官兵負起那重大的責任是萬萬不夠的。人民要明白這局面的緊急，應自動的起來協助政府與地方當局，把自己武裝起來，集中於保衛華南，保衛武漢，以至保衛全國的工作。

基培繆

線路交外的確正

多求與國和抗戰外交問題特輯

內容摘要

德意積極幫助日本行兇不是保持不偏不袒態度的中立國——我們此時希望德意的援助不啻希望日本的援助——週旋于德意之間足以增加我國外交的困難削弱我們的抗戰力量——我們決不追隨任何一國本着獨立自主的精神站在和平陣線方面

說到底，政治外交問題並沒有什麼玄秘。它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就是一個平凡的人都懂得，而且平凡的人往往比那些所謂「專家」還要認識得清楚，認識得正確。因「專家」太過於專門，反而把簡單的事實弄得複雜，很複雜，很模糊，很閃爍而平凡人則祇看簡單的事實。

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是這樣：

(一) 中華民族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與攻擊奮起血戰已經十三個月而且不顧重大的犧牲繼續戰鬥着。

(二) 日本德國意大利三個法西斯國家，樹立起打破世界現狀擴展領土，掠奪資源的侵略國策，並且實行用殘暴野蠻的武力來貫徹它。她們用「反共協約」築成一條明顯的侵略陣線，做出一串的侵略行為。意大利之于阿比西尼亞，德國之于奧國，捷克日本之于中國，這個陣線的合作，在遠東方面表現得最露骨。擁護日本的瘋狂侵略，意國政府承認「滿洲國」，意國報紙公開贊助日本，污蔑中國，登載日方宣傳品，意國「友誼訪問團」訪問日本，對「偽滿」訂立經濟協約，意籍機師駕駛日機，轟炸中國大城市。至于德國，則堂堂獨裁元首希特勒，在國會裡公然宣佈承認「滿洲國」，鼓勵日本對華的侵略，召回軍事顧問教官，停止供給軍械，撤回德國大使，政府機關發表有利于日方的新聞，這些一切，都是鐵一般的事實，為世界所週知不是捏造。

(三) 英美法蘇四國以維持世界現狀，保衛和平為共同政策。以這個共同政策為

肅清民族失敗主義者

蕭雋英

外交是潛在的戰爭，是政治的手段有什麼的政情形態就有什麼的外交戰事，所以一種外交政策的決定，與其說是外交問題，毋寧說是政治問題。

中國政治幾十年來都是黑漆一團，所以反映着中國過去的外交政策是舉棋不定，認不清誰友誰敵，吃了「友那」許多的虧。

中國抗戰的發動已經一年又兩個月了，在偉大的抗戰火炬照耀之下，過去的政治黑暗應該遁跡，外交路線應該看得清楚，但可惜仍有些色盲近視的人們，竟看不清光明的前路。對敵人的盟友還存着種種的幻想，德義已經正式承認偽滿，尤其是德國已召回駐華大使，召回軍事顧問，禁售軍火等等，別人以經不愛自己，而自己還是依依不捨，這是外交的單思病。

為什麼在每一次的軍事緊急關頭，聯德聯意以及「和平」的變浪就特別高呢？這原因大概是要中國「含垢忍辱」不可「因一小事故而與德義斷絕往來」，保持着「和平妥協」的道路。

因為有些人仍存着和平妥協的幻想，所以德義也將然以調解者自任，可是這種調解無異拍賣中國。

中心，英法訂了軍事協定，法蘇訂了互助條約。英蘇之間雖然沒有同盟條約，但由於兩國間衝突之排除，而有諒解（Entente）之存在，實不可否認。所以，以法國為橋樑，英蘇間打開了合作的途徑。這個局勢，和歐戰前夕之關係，不但一極其相似，抑且由於英法間有較歐戰前進步之團結，英蘇間關係亦隨之更形密切。加上日本對華侵略發展之結果，英蘇間合作之成份，要大于對立衝突之成份。英美間外交上「平行政策」早已實行，海軍合作，暗中早有準備，兩國商約不欠即可簽字，此後當有更具體更積極的合作。然則，英美合作，英法同盟，法蘇互助，湊集起來，固儼然一條英法法蘇四國陣綫，雖則她們中間沒有像「反共協定」一類的共同盟約。

這些都是事實，不管專家們願意不願意承認，它們却硬硬地擺在我們平凡人的眼前。中國的敵人是日本，我們不能否認；日本的同盟國是德國和意大利，我們亦不能否認；德意積極幫助日本行兇，擁護日本政策，加強日本侵略力量，我們尤不能否認。可知，德意不是敵方「游離不定的與國」，亦不是站在中日鬥爭中保持不偏不袒態度的中立國，她們是屠殺中國人的劊子手的助手，是日本侵略者的從犯，敵國的密友，就是中國的敵國。正在對日本苦鬥中的中國，若希望取得德意的幫助來反抗日本，簡直是一與虎謀皮。

「天下寧有是理？日德意侵略陣綫之形成，係根據她們的利益需要，為達到她們各自的利益，她們不能不互相幫助，狼狽為奸，在她們既定的國策下，我們去作外交活動，簡直不會有結果，除非日德意改變她們的國策，放棄「反共協定」。然而，試問我們有這樣大的力量嗎？」

我們以為此時希望德意的援助，不啻希望日本的援助；走德意路線，即是走敵人路線，走敵人路線便是投降，我們固然無需對德意絕交（兩國交兵不斬來使，況未交兵），但我們覺得對德意存可以助我的心境，直是幻想，應該打破。因此，此時派遣大使在德意實在無事可做而沒有意義。留一代辦已經是多餘了。抗戰入于第三期，全民族的生死關頭所擊。外交政策必須明朗化了！我們不應該像已往的游離，閃爍，混沌；我們應該認清敵人，設法加強我們的陣綫，運用「友國」的力量來補助我們的弱點，週旋于德意之門，不但是徒勞無功，而且足以混沌我們的態度，凌亂我們的步驟，阻礙我們與和平陣綫的合作，增加我國外交的困難，削弱我們的抗戰力量，打擊我們的同仇敵愾心。

厲行抗戰國策下的外交，無疑要站在英法美蘇和平陣綫之一方。我們一切外交活動力量，應該集中在這方面。我們要以自主的姿態，一方利用英法美蘇各自對日本的矛盾與衝突，一方利用英法美蘇共同對日德意的對立與衝突，同時多方減少英法美蘇彼此間的

因為德日是法西盟友，希特勒之所以希望與日本合作，為的就是要共同進攻蘇聯，然而日本却表示先要征服中國，然後才有力量對蘇。因此，希特勒之外交任務，就在和平的調解掩飾之下，協助日本征服中國，勸誘中國向日本屈服，所以中國如仍念念不忘「德義路綫」，為聯德聯義而留一妥協求和的地步，這極外交真正的是「亡國的外交」。

為肅清民族失敗主義者的幻想，必須有一個正確的外交路綫，但這又是一個政治的基本問題，如果我們的政治機構仍存着民族失敗主義者的份子在內，外交路綫始終是得不到「明朗化」。

確定外交路綫，首先要廓清政治機構的民族失敗主義者的份子。

正確的外交路綫是什麼？我認為凡主張正義的國家，我們應與之合作，對於不顧正義，甘心幫兇的國家，我們絕不能虛與委蛇。再具體點說，我們應當堅決實現「總理的遺言，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及執行抗戰建國綱領的第三條上所規定的「一本獨立自主的精神，聯合世界上同情於我們的國家及民族，為世界之和平與正義共同奮鬥」，才能取得國際的同情與援助，反此不獨是違背總理遺教及臨大全會的外交政策，並且也會危害民族的利益。

矛盾與衝突增進中國對和平陣綫的關係，使她們對我國的同情與援助能够具體實現。我們決不「追隨」英美，亦不「追隨」任何一國，而是本着獨立自主的精神發揮外交活動，取得國際最大的同情與具體而實際的援助。

願「多求」者體認歷史的教訓

黃中厘

內容摘要

兩大集團

很明顯的擺在我們面前——德意老是喚起血盆大嘴請問主張「多求」之朋友們如何去入手——如果一定要卑躬屈節以求之就祇有加入防共協定——但這樣我們先已完了——奧國想多求與國結果不是被希特勒狼吞虎嚥了嗎

編者

(一)

中國英勇抗戰了一年，國際間所給予我們的縱橫卑鄙，誣蔑凌辱，援助鼓勵，使我們確實認清楚了我們外交的方向。然而到現在却還有人對於敵友之分把握不定，想在敵人壁壘內講交情，拉朋友，這不能不算是一件出奇的事情。

講外交固然先有自我主觀的要求，但要達到此項主觀的要求，全憑客觀環境之運用。否則要害單相思病，情人既弄不到手，反惹成一息，「自貼伊戚」。

現在有人頗主張英美法蘇固然要拉攏，即德意兩大法西斯國家也不妨親近親近。這就犯了太重主觀的

要求而忘却客觀環境的條件。結果必然弄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的悲慘結局。

(二)

我國在抗戰建國期間的外交方針，在抗戰建國綱領裡已經很明白的確定下來。

一、本獨立之精神，聯合世界上同情於我之國家及民族，為世界之和平與正義共同奮鬥。二、對於國際和平機構及保障國際和平之公約，盡力維護，並充實其權威。三、聯合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之勢力，制止日本侵略，樹立並保障東亞之永久和平。四、對於世界各國現存之友誼，當益求增進，以擴大對我之同情。五、否認及取消日本在中國領土內以武力造成之一切偽政治組織，及其對內對外之行為。

這短短五項，已坦白無遺的說出了我們主觀的要求。詞句意義間亦極為顯切明白絕沒有絲毫泄沓含糊之處。凡是認清楚我們抗戰建國意義的中華民族一份子，都應該以赤血熱誠來擁護其實施。

拉得回來嗎？

德意對華政策的轉變問題

姜君辰

多求與國論者的最重要最基本的理由，是我們「好好」地去拉攏德意，我們就可以把過去去的友邦「拉回來」。

誰都不會否認，一國外交政策是有轉變可能，不是一成不變的。但是轉變的動力具有決定作用的，決不是國際間的影響，而是國內政治的演變，這也是誰都不能否認的。

所以德意不能被我們拉回來，責任決不在於我們，更談不上在於「多求」，而完全是在於德意本身。德意目前的政治動向，是侵略還是反侵略，是主動的挑戰，還是對正義和平的愛護，這一點我們只要不是日寇，只要不是漢奸，誰都會認得清清楚楚的。是前者而不是後者。至於德意國內政治的演變，在其國內反戰反侵略的力量，一天沒有足夠的時候，與其說它們有轉變的可能，還不如說它們在強化其侵略政策更適當些。

誰都不能不承認，我們多年來對於德意尤其是對於德國友誼的努力增進，總要算至意盡意了吧。即自抗戰開始，中央對於德意的外交方針也並沒有變更。然而竟有人以為德國召回在華軍事顧問，好像由於我方的主動，這不但是無恥的有意捏造，簡直是誣毀中央。試問德意承認德意難道還是「其罪在我」而不是意德強化侵略的演變嗎？

在德意正在強化侵略的演變，甚至已演變到它們對華的關係上，還要主張我們應該而可能把它們「拉回來」，這不但否認了我們民族抗戰的反侵略意義，簡直是向侵略者投降向日寇投降的陰謀企圖。

(三)

有了主觀的要求，如何去實施，就要靠機動地去運用客觀環境。

客觀的環境怎樣呢？

很明顯的擺在我們的面前是兩大集團，兩條陣線。一方面是想維護世界和平尊重國際和平公約的英、美、法、蘇；一方面是巧取爭奪勒索敲詐，惟恐天下不亂的德、意、日。前者有人稱為民主陣線，後者有人叫做法西斯侵略集團。

有人說德、意、日有反共同盟之締結，勉強可以承認是集團；但英、美、法、蘇，仍然是同床異夢，不能認為已成陣線。這種說法，其實只能作為他們主張拉攏德意之藉口。因為英、美、法、蘇已否結成集團組成陣線，這與我們尋求與國的決定，無關輕重。我們作為決定的因素是在「敵」「友」「利」「害」上計算。

英、美、法、蘇，不管他是帝國主義也好，共產主義也好，他們是否真正決心幫助中國也好，敷衍利用中國也好，可是有一點是可靠的：他們目前為着自身存亡死生關頭，不能讓侵略國家橫行無忌，他們對於國際和平機構及國際和平公約盡力加以維護。

這恰是我們主觀所要求的對象。

至如德、意、日這一夥。日本是我們全民族搏鬥中的正牌敵人，這已是無可商量的了。德意兩國，這些年來鯨吞亞比西尼亞，蹂躪西班牙，撕毀羅迦諾條約，進軍萊茵河區域，吞滅奧大利，威脅捷克斯拉夫，蔑視對中國之信義，承認偽滿，撤回軍事顧問，送飛機大砲助我們的敵人，為日本帝國主義張目，更復公然侮辱我國人民，散佈不利於我抗戰建國的謠言怪論。

如此這般的「與國」，即使我們寤寐思服左右求之，但是人家老是噙起血盆大嘴，雙眼翻到額角上，未嘗假以辭色。請問主張「多求」之朋友們如何去入手。

如果一定要卑躬屈節以求之，就祇有加入反共協定。這正是德意和我們的敵人日本歡迎我們入夥的唯一條件。但是這麼一來，我們先已完了。溥儀小子，能無笑我們步其後塵？

(四)

外交方針，外交策略，真是「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子——第一要認得清；第二要拿得穩；第三要咬得緊。尤其是處在這存亡死生的關頭，豈能像平

時飲香檳，碰酒杯，拉手攬腰，講表面交情之可，能語於是者哉？

現成兩個好例：

奧大利採取「左右流之」的辦法，時而英法，時而意大利，時而希特勒，等到緊急關頭一到，舒士尼格祇得唱「十年憂國如病，呼不應，天靈地靈，調不來親兵救兵，希特勒無情送了舒士尼格一命。」

捷克咬定牙銀，不管一切勸誘威脅，始終站穩法蘇一面。什麼反共反蘇，相應不理，祇知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而結果希特勒雖兇，却不能不一再的躊躇尷尬，真的有點「狗咬龜無從入手」！

「奧大利」想多求與國，而結果呢，與國不但不多，反而弄到孤立無援，且為希特勒乘其弱點而狼吞虎嚥。捷克不講多求，祇知敵我者仇，益我者友，故居然以彈丸之地，在虎視之下而獨往獨來。

歷史是最好的教訓。抗戰建國綱領是我們今後一切行動的準繩。

與國何在乎多，而祇在我們認得清，拿得穩，咬得緊，願轉反側寤寐求之的「多求」者，體認體認歷史的教訓！

各國對華態度與我們的外交路線

董爽秋

抗戰建國綱領第三條所規定的外交原則，是「本獨立自主之精神，聯合世界上同情於我之國家及民族，為世界之和平與正義共同奮鬥。」根據這個原則，就不難確定我們的外交路線。首先只要認清世界上誰是同情於我之國家，又誰是真正為世界之和平與正義而奮鬥之國家。今日世界各國已經很明顯地分為法西斯侵略陣線與民主國和平陣線兩個壁壘。那末我們中國是被侵略的國家，是為和平而奮鬥的國家，當然是要加入和平陣線了。我們不妨先把國際形勢來簡單地分析一下。

我們先講德意兩國。德意既已為我們的敵人的伙伴，當然亦就是我們的敵人。這樣講法，或有人要說我犯了形式邏輯的毛病，那末就要看事實如何了。牠們承認偽滿，為敵人張目，以鼓勵敵人侵略的勇氣；在物質和人力方面，亦盡量幫助敵人，且在其國內各報級上盡量登載有利於敵人之謠言，以代敵人作宣傳。由於這些事實，德意確已與敵人沆瀣一氣了，我們還可以認牠們為朋友嗎？雖然我們現在

固不必與之斷絕關係，表示敵對行動。可是人來以眼，我亦應報之以目。最低限度我們對於德義貨物，尤其是充滿中國市場的德貨，亦不妨少買一點，能或有人以為中國現正專力抗日，在國際上不必更多方樹敵。殊不知德意法西斯侵略的國策早已決定。我們即再向之獻媚，求與牠們親善，牠們仍舊要幫助敵人的。不過牠們幫助的力量，雖云盡量，亦是有限。因為牠們的力量要用在歐洲以對付英法俄，所以即使我們與之決裂，牠們所能幫助日本的，亦不過如斯而已矣。

現在我們再講英美法俄。這四個國家既是維護和平的當然都是我們的朋友了。不過我們與牠們講友誼，是否有輕重之別還是一體同仁，把牠們都看作我們的心腹呢？我們知道今日世界各國間有兩種對立的矛盾形式：一種是各資本帝國主義相互間的對立，另一種則為資本主義的國家與社會主義的蘇俄之對立。日本近數年來努力於防共協定，就是想深刻化後者的對立，以緩和前者的矛盾，而

遂其侵略政策。但終因前者的矛盾大過於後者的對立，再加以蘇俄和外交之努力，而英法總不能與日本合作。

不過這些國家，尤其是英國的心目中，亦難放下這個扶持弱小民族的使客——蘇俄，而不能不早為防範。這就是英國屢次向侵略者妥協的一個大原因。總想在此妥協中，苟且偷安，維持現狀。所以在九一八事變發生時，英國則拋棄美國合作的友誼，一任日本為所欲為。本來英在華北的利益不如它在華中華南之多，於是牠以為藉與日本妥協諒解的外交，可以拿華北來滿足日本的慾望，不致再向華中華南侵奪英國的利益。他一方面亦可藉日本之力以打擊牠寤寐莫忘的蘇俄「赤化」勢力之發展。孰知日本是想獨佔中國的。因為有了英國的妥協政策，反而促使日本的侵華政策更加積極。待至去年中日戰爭爆發後，英國又有了一種矛盾的心理：日本戰勝，固非所願，中國戰勝，亦非所喜。最好是日本不勝，中國亦不敗，使中國永處於半殖民地地位，那就以長此保存牠在中國的利益，而牠對於中國抗日的幫助，亦就根據這個立場以決定了。其實中國抗戰如果勝利，中國是一個產業落後的國家，將來一切建設事業，都需要外資的

合作。英國實明的政治家何以想不到將來對中國投資的利益上去呢？可惜！可惜！假使他們想到這一點，那就不妨積極幫助中國以戰勝日本了。

其次講到美國的外交，向以門羅主義為主，對於世界任何爭端，起初總欲置身事外，冀收漁人之利。這次對於中國抗日，美國人士在精神上很表同情於中國，但仍不斷地以大批軍火及其他軍用品換取日本的黃金。這雖是軍火商人自私自利的行爲，而政府還不能積極表示援助我國亦不無關係。其實美國真欲維持遠東和平，並不需要開出一兵一卒，只要牠一方面能在財力物力上大量地幫助中國，另一方面則絕對禁止軍需品之輸往日本，則日本對我的侵略自然可以早日被制止了。

現在我們應講到法國。法國是一個人民戰線的國家，與蘇俄訂有互助公約，對於維護和平，反抗侵略，是抱有很大的決心，可是牠東有德意志，南有意大利，雖有蘇俄之助，亦莫奈德意何。所以法國必與英國合作。今年三月英法成立協定，即是此意。法國既感自身力量不足，就不能不隨英國爲轉移了。由是英國與意大利妥協，法國就隨之與意大利開始談判；英國要想捷克政府對蘇台德讓步，亦必由英

法兩國同時向捷克政府提出勸告。至在中國，法國所有的利益較英美爲少。牠在西方已感本身力量之不足應付，自無很多餘力來制裁東方的強盜了。不過牠的利益如果被人侵害，牠亦不惜用堅強的手段以抵抗之。此於西沙羣島及廣州灣之事件可以見之，這亦就是牠以有效的方法來維護和平的精神所在。所以牠對於中國的抗戰是很願意幫助的，我們應該了解牠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罷了。

最後我們要來談一談蘇俄了。蘇俄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根據牠立國的精神，必扶助弱小民族，抵抗侵略。所以牠是反抗法西斯主義最激烈的一個國家，同時牠是一個極愛和平，最講正義的俠義者。牠並且竭力主張以集體力量作爲達到維護和平伸張正義的手段。但是現在所謂和平陣線的國家，都是有所顧忌，只想維持現狀，得過且過，不肯斷然以有效手段來對付侵略者，以致蘇俄孤掌難鳴，只好靜待時機而後動了。可是在另一方面牠還是不斷地以物力人力去幫助西班牙政府抵抗叛軍，幫助中國抵抗日本。

由上所述，德意已經與我們的敵人同流合污，姑不必論。若講到英美，牠們是相對的爲和平而奮鬥，但牠們所表現的隱忍退讓，和苟

且偷安却很顯著。至於法國雖欲以有效的方
法反抗侵略，但有心無力，亦只好與英美一致。
因此英法三國的外交政策，直到今天爲止，
總還不免或多或少要犧牲弱小民族的利益，
以作爲對侵略者講求和平的條件。所以牠們
對於中國抗日，亦到如今還不能更積極的幫
助我們。惟蘇聯才是真正爲和平正義而奮鬥
國家，才是中國患難的朋友。因爲第一蘇俄的
是以社會主義而立國，中國是以三民主義而
立國。三民主義與社會主義無多大區別，孫總
理早已有所說明。故以主義言，我們是志同道
合，而可成爲道義之交。第二點遭受日本之侵
略政策，中蘇同命。此在利害上亦可共同合作。
第三點蘇俄之立國精神在扶助被壓迫的階
級和民族。由於這三點，蘇俄是可以無條件地
幫助中國抗日。所以我們現在應該更誠意地
與蘇俄切實合作，以便取得牠的人力物力財
力等幫助。此在中國大革命時期，已有先例，目
前當亦屬可能而且且是必須之事。因此我們對
於和平陣線之各民主國家不能不分別認清
友國的立場，以確定邦交的方式。我以爲我們
的第一個好友，應該是蘇俄，其次爲法國，再次
其爲美國，至於英國我們惟有用萬分互相警
惕的態度，來督促它給我們以可能的援助。

多邊外交豈是中國之福？

朱伯康

德意對華外交早已決定於訂立反共同盟之時

「東方佛朗哥之死」事件更暴露出德意的陰謀

(一)

中國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關於外交原則，已經明白規定者，有如下列所舉：「本獨立自主之精神，聯合世界上同情於我之國家與民族，為世界之和平與正義共同奮鬥。」對於國際和平機構，及保障和平之公約，盡力維護，並充實其權威。」「聯合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之勢力，制止日本侵略，樹立並保障東亞永久之和平。」對於世界現存之友誼當益求增進，以擴大對我之同情。」「否認及取消日本在中國領土內以武力造成之一切偽政治組織，及其對內外之行為。」讀此，則中國之外交路線，應走何條，意至明顯。而敵友之分，亦早決定於盧溝橋事變發生以前，何待于今日之討論，以動搖人心？凡今日稍具國際政治常識者，均知有和平陣線與侵略陣線之分，決沒有所謂「中國陣線」者；我們為被侵略國，我們需要和平，則和平陣線國家即為吾

人之友，而侵略陣線之國家即為吾人之敵，且

一年來在抗戰中事實所表現，誰是幫助我們，誰是幫助敵人，更十分清楚。在今日斷不能敵友不分，更不容反友為敵，反敵為友，混亂外交陣容，以貽害國家。即欲「多求與國」，亦不應求到「敵人隊伍」中去，難道「多求與國」是無條件的嗎？所謂「與國」者，起碼要能和我國「善於相與」，有助於我，始能稱為「與國」。多求「與國」而求到敵人的同盟者侵略陣線法西斯德意兩國中去，這才十分奇怪！如果我們既被人痛打，不計仇恨，向敵人之同伴笑顏叩頭，說道「我們原來是朋友」，以此而能拆開敵人的營陣，以此而能使其同伴改變方向助我反日，事雖滑稽，尚還可說，然而其如他人的外交國策早已決定於三四年之前，不因我們的叩頭賠笑臉而改變，則奈何？

(二)

德意對華的外交方針，早已決定于反共

「東方佛朗哥之死」與

德意路線

葉厥孫

如果帝國軍隊不能立刻征服中國，最好把中國造成第二西班牙，在中國製造「東方佛朗哥」把中日戰爭變成中國的內戰，這是敵人做夢都忘不了的願望。而一年來的事實也正証明了這願望是個幻滅的夢而已！因此，像李福和這樣一錢不值的落伍軍人，亦竟成爲「國際人物」的奇貨。

和德意武官握手，已覺得受寵若驚，要想盡辦法報答恩惠，同時還得顯揚自己也是頗有神通的角色才好，要是李福和真能親耳聽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囑託的話，我想他一定會用盡法子把中國拖上「德義路線」。還有李福和若不是個十足「土老兒」的話，他榮任「東方佛朗哥」儀式，也決計不祇想到北平去作點「國際」活動就完事。至少亦得動員狐羣狗黨們在輿論上作點功夫。所謂「言不顧則行不利」，即使是滿腹懷着做小皇帝的鬼胎，表面上總還得高唱「救國」，雖然滿肚子想跑德意之門，拜在「防共協定」下做走卒，可是嘴裏却還要高唱多面外交，除日本之外都是朋友。爲如果真正以殷汝耕溥儀的姿態出現，結果必然是要受國人共棄的。李福和之死正是所謂「東方佛朗哥」之流的教訓。同時也使他們的主子德意法西斯主義者大大地失望了！

同盟訂立之時，中國之抗日，全出于自求生存，天經地義，與共產主義無關；然而一年以來，德意之對我國之各種事實，處處表示援助日本而與中國為敵，「反共」不過是一塊「掩耳盜鈴」，「故作無賴」的招牌，以德國而論，她不惜犧牲在華優勢貿易上所得之巨額利益，不惜犧牲利潤而禁售軍火與我，更不惜犧牲大筆薪俸入款及傳統友誼而召回德國顧問，其用以打算補償此種損失之收獲如何，此種經濟利益上之相較，試問我們能否於樽酒聯歡之間得以轉移德國之目的，在於東歐利益之進展，在於捷克問題之解決，在於舊殖民地之收回，在於國力之向外膨脹，在於「第三德意志未來之光榮」，爲了此種目的之達到，她需要同性質的日本爲友，爲向外侵略之爲同盟者。我國是弱國，我們有什麼理由可幫助人家侵略？我們怎樣能夠得上與德國爲友，抗戰建國綱領上說：「對於世界各國現存之友誼，當益求增進，以擴大對我之同情。」不錯，德國人民對我抗戰大多同情，我們應與他們增進友誼，但於此，亦只有在國民使節上，國民外交上用功夫，政府的國策是不會因爲我們空洞的感憤而改變的。我們對德意固不宜絕交，有敵對行爲，然亦不宜過于親密，作單相思之病，有損獨立大國的風度。

更不可瞭解者，意大利之對我國之敵視，其對我不友善，而對日寇援助之事實，不勝枚舉。不久以前，中國青年在日被捕，無異以官戰

國相對待。又最近「東方佛朗哥之死」，更暴露德意兩國陰謀之苦心孤詣。蓋李逆福和其「袍笏登場」，以至「壽終野老」，雖如曇花一現，於我大局毫無影響，然由此却暴露了意德的真面目。製造李逆福和之叛變者，除日本駐彰德的特務機關長外，尚有人們至今還主張拉攏的德意兩國的武官，甜言蜜語向之說項，使做東方的佛朗哥。我們只是與日本交戰，意德兩國並沒有和我們成爲敵國。在國際公法上，他們在華外交人員，對我國被侵略，應守不干涉主義，除保護其本國僑民離開危險區域外，不應干涉我國內事，今竟以駐華武官之身份與日本特務機關長不辭旅途艱遠，往訪李逆福和，勸之叛變，使成爲「國際人物」，其用心可知。由此事實，德意之對於我們的不善，是由於我們首先敵視德意呢？還是由於日寇的要求同盟權利而出此？此理不解，自明在外交利益上說，當然我們不應多樹敵人，以減少國際援華力量，但是友敵不分，外交路線不確定，又豈是中國之福。

在今日，希望大家拿出理性來，以國家民族生存爲重，拋開黨派偏見，就事論事，中國應該拉攏德意，不分友敵，不衡量輕重，一視同仁，走「多邊外交」嗎？多邊外交，又豈是中國之福。

抗戰建國綱領，對於中國外交原則與外交路線，原有明白之規定，願大家遵守此綱領，國家前途，實利賴之。

中國決計不是奧地利，西班牙，捷克，此地是不容許有陶爾斐司，法郎哥漢倫之流出現的。因爲全民族都已織一般底集合在 蔣委員長抗戰到底的旗幟之下。一切所謂「東方法朗哥狂熱病」的夢囈，「德意路線」，「多邊外交」……毫無懷疑地，皆要在羣衆的「一致指責下粉碎了。徐靖遠等機警英勇的精神，證明了漢奸行徑，和鬼鬼祟祟的「東方法朗哥」式的理論是沒有前途的。此後真苦悶煞「東方法朗哥」先生了，除了單想思地回味羅馬，柏林法西斯巨頭們所說「閣下實爲東方法朗哥先生，德意兩政府願以二年來援助西方法朗哥之物質與精神，在東方爲先生的後盾」的甜言之外，還有什麼出路呢？

本期「多求與國」和抗戰外交問題徵文提綱

- 1 「多求與國」與抗建綱領中的外交原則：「多求與國」是無條件的嗎？倘做與國的起碼前提是什麼？
 - 2 德意改變對華關係的主要原因在那裡？是由於我們首先敵視德意嗎？還是由於日寇的要求同盟權利呢？
 - 3 在援華的客觀條件上，德意是否有與英美民蘇同樣大的可能和力量呢？
 - 4 全能國（德意）與行美法蘇目前的對外政策究竟是否相同？我們可否認德意是侵略國家嗎？我們能同樣的說英美法蘇是在侵略人家嗎？侵略集團與和平集團事實上是否已勢不兩立的存在着？
 - 5 我們對英美法蘇與對德意的外交方針是否應有不同？
- 註：上列諸問題是請各專家就各題分開解釋，或另擬有關此問題之題發揮的。

我們真正的出路

方天白

內容摘要

我們所要爭取的與國起碼要不做敵國的同盟者——或許有人看到德意援助西國叛軍會眼紅可惜中國產生不出東方的佛朗哥——如在德意的意志和「援助」之不停止抗戰中國才真會做了「國際間思想集團鬥爭的犧牲品」——我們要團結和平陣線的各民主國家以及反抗侵略者

編者

1. 抗戰建國綱領中關於我國外交原則，會有這樣的規定，「本獨立自主之精神，聯合世界上同情於我之國家及民族為世界之和平與正義共同奮鬥。」因此，我們所要爭取的「與國」起碼的前提條件是要她不做敵國的同盟者。抗戰一年來外交上許多事實的發展，証明了誰是我們的友邦，誰是我們的敵人；誰在「切實協助」我們誰在「澈底袒助」我們的敵國。這種顯明的國際分野，在最近蔣委員長駁斥敵人偽造議和謠言的談話中，也曾明確而肯定的指出。但是現在竟還有人分不清敵友，高唱着走德意路線，這些人假使不是喪心病狂，便是故意破壞我國抗戰外交的最高原則，「破壞中國與各民主國家尤其是蘇聯的感情。」（蔣委員長語）

主張走德意路線的人，根本不承認有侵略集團與和平陣線的存在，他們認為德意日軸心此時就有可能拆散使日本孤立，所以應當努力增進中國與德意間的友好關係，而他們所謂「多求與國」的目標，也似乎特別重視於德意兩國。但可恨德意是太不賞臉了，一年來她們對我國作了太多不友誼的行為，公然地袒助着我們的敵人。記得當英意協定成立時，「多求與國」論者曾歡欣若狂認為德意軸心拆散，「意大利對中國態度當好轉，有利於中國抗日。」可是殘酷的事實所表現的，竟是意國飛機師坐了飾上太陽徽的意製重轟炸機，經常到我陣地和後方，替日寇屠殺我國抗戰的軍民；而最近更「好轉」到要我們和日寇議和。德國對我們是怎樣，更不待多說

三隻老虎

任畢明

不錯，外交要多求與國，又不錯，外交不要多樹敵。但我們當適用這個原則時，應該放開眼睛看看，誰是與國誰是敵人！

不然，他本來不是你的與國，就讓你瞎皮涎臉，對他叩着，一百個响頭，他也不會和你「與」。他本來是你的敵人，就是你向他叫上一萬句「親愛的」。他只有認你是傻瓜。

分明是三隻一樣的老虎，而且那三隻老虎是結夥的，一隻去吃阿比西尼亞，一隻去吃奧大利捷克，一隻却在吃中國；不，那三隻老虎是要合夥吃滿和平的人類的。而有人却把牠分開，以為某一隻是我們之敵，某兩隻則可以拉相好，至少，可以使他們「中立」。這是笑話！這是發覺！

德意是不是還可以作為我們的「與國」？不能使他們站在中日戰爭的局外而「中立」！已經有許多事實作答覆，這里，僅僅提出一問：為什麼德意却要承認日本所製造的傀儡——偽滿？滿鐵是這樣的：德意之承認偽滿就是承認日本侵襲中國為合法，就是幫助日本侵襲中國。難道要黑衣服衫軍一齊到中國戰場上，才是中國的敵人麼？

很奇怪！現在還有若干好作「反案文章」的先生們很得意地作着「德意路線」的文章，可惜他們不做西班牙人，不然，「東方佛朗哥」一定不會輸到李福和。他們這樣說：「作用在拆散反共集團。」哈

在德意這樣明目張胆幫助日寇的情形之下，在我賢明的最高領袖指出了明確的反敵之分之時，主張多求與國的詭辯家們，仍舊對德意侵略者存着幻想，這不是受了漢奸托派的影響，便是在聯絡德意的煙幕之下，替日寇執行滅亡中國的任務。

2. 德意改變對華關係的主要原因在那裡呢？我們必須鄭重指出，決不是由於我們首先敵視德意所致，抗戰以來，我國政府對德意是始終保持着良好關係的，但也正因此使我們在抗戰上和外交上生出種種的錯失和嚴重教訓，然而德意為什麼終於改變了牠們的對華關係呢？那理與其說是由於日寇要求德意履行同盟的權利，勿寧說是由於我國的堅持抗戰。德意支持日寇侵略中國，原是想安安穩穩在遠東建立起一個反蘇砲壘，但德意沒有料到中國堅決抗戰而且越打越強，因此曾幾次企圖居間調停，迫使中國割地求和，加入防共協定。這一切陰謀，都被我最高領袖和全國軍民的堅持抗戰所粉碎於是使牠們失望，於是反過去去協助我們的敵人。在這裡我們更能看到走德意路線的危險，因為其結果中國只有在德意的意志和「援助」之下，停止抗戰，向日寇屈服，以至亡國。這樣，中國才真會做

了「國際間思想集團鬥爭的犧牲品」。

3. 講到援華的客觀條件，德意根本就沒有她的可能和力量。首先德意和日寇同是先天不足，外強中乾的國家。所以她們不能不以侵略國的姿態出現合夥來做殺人放火的強盜。德意在這樣侵略的本質之下，根本就不會幫助中國抗日。其次，在力量方面，德意的政治經濟諸條件都非常惡劣。在政治上，她們都有着牠們間的矛盾；（詭辯者就以此認定德意會拆夥）在經濟上，凡屬是戰爭上必需的資源，德意兩國本身就完全沒有。食糧的缺乏，更是德意兩國的致命傷。德國兼併了奧地利，他所得到的軍事資源，不過是一九一四年德奧匈共有的五分之一；意國吞併了阿國至今還不能夠消化。所以，即使合德意為一體，其援華的力量也及不上英法美蘇中的任何一國。更何況她們還要或分一部份力量去幫助盟弟——日寇和佛朗哥或許有人看到德意法西的援助西國叛軍會眼紅，但可惜中國就根本產生不出東方的佛朗哥。所以如果有人冀求德意做我們的「與國」，倒不如請他們直接了當去求之於日寇罷。

4. 我們只有堅持抗戰建國綱領的明確立場，正確認識最高領袖所指示的外交路線，

哈，金聖歎該打咀巴，誰羅書生「胸中實無一策」呢？王安石孟嘗君傳說得好「鷄鳴狗盜之出於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講外交，何嘗不是如此。國際真的沒有與國可尋了麼？何以偏偏「比之匪人」？

中國是國聯會員，誰破壞國聯？誰退出國聯？講外交，不能不問。「九一八」七周年又來了，誰承認造成「九一八」的罪魁為合法？誰是罪魁的友？在良心上，在利害上，我們更不能不問。

儘管他們非難什麼「陣線論」，然而我們的領袖却正是「陣線論」的主持者，蔣委員長孫院長最近的談話，不是很明白指出國際上的兩大陣線嗎？他們可以抹煞德意幫助日本的事實，也可以抹煞國際上兩大陣線的事實嗎？

他們的如意算盤真打得響，英法美蘇和日本作對了，再經過他們的努力，德意又要和日本拆夥了，於是乎好了日本外交，完全陷於孤立了。有這樣的好算，真個是「吾不早用子，是寡人之過也」。

有人說，這是卡莊子的故智，這是孫子兵法「用間」的戰略，但我却始終不敢領教。

團結一致積極爭取與德意日侵略者「利害不同的各民主國家——英美法蘇——對我的真正援助。

最後我們要認清敵友團結和平陣線的各民主國家以反抗侵略者。這才是我國抗戰外交的正確路線，這才是我們真正的出路。

九月九日

「多求與國」和抗戰外交問題

葉啟芳

關於我國抗戰期中的外交國策，在抗戰建國綱領中，在最高領袖和孫院長最近所發表的談話中本來都已有了明確的指示，沒有討論的必要。但最近輿論界似有所謂「多求與國」和「陣線外交」的論爭，對於抗戰外交的施行不無影響。本刊為發揚抗戰外交的正確內容，為集思廣益以辨明抗戰外交的真諦，而揭破歪曲理論的烟幕計，所以特向專家及各界人士徵文。承蒙羅惠賜宏文，得以成此特輯，不勝感慰之至。先此敬致深厚的謝意，並將此次徵文提綱另附第六五頁，以資參考。

編者

1. 抗戰與建國是今日我國一切內政外交的基準。應否「多求與國」要視這個基準而決定。詳言之，凡與我抗戰建國有利的國家，自應與之為友，反之，凡有妨礙我抗戰建國者，則不特不可「多求」，連「與」也是不必的。——這是「求與國」的最低條件，倘若友敵不清，一視同仁，則不特本身的外交路線紛紜錯亂，莫知所從，而友邦也將以我真意莫明而不敢加以確切的援助，至于那些與我死敵狼狽為奸的與國，更可以垂機破壞，挑撥是非，這對於我們的抗戰建國是非常有碍的。

2. 德意改變對華關係的主要原因完全由于日寇對德意的同盟權利的要求，而決非由于我們首先敵視德意。試想在德意早已宣佈承認偽滿，召回軍事顧問，和有以空軍人材實力幫助日寇轟炸我國的事實的今日，還有人敢不怕羞恥地大唱加強德意陣線，那便可見我們并無首先敵視德意之意了。即以最善于諛張為幻曲解事實著名的納粹和法西的宣傳部及其所指揮的報紙及通訊社，最多也只

醜詆我國實力之萬萬不及敵人與終歸屈膝，而從未具體指出我國有首先敵視他們的事實。就在他們一方面承認偽滿和召回軍事顧問之時，一方面也還用非常委婉的外交詞令，說明其「不得不」的理由。這難道還可以說由于是我們首先敵視他們的之報復行動麼。

3. 在援華的客觀條件上，外強中乾色厲內存的德意并無與英美法蘇同樣大的力量，和可能，不過，關于這一層，我們還不應過份重視。我們的抗戰是為保持我國的獨立自由和國際的公理正義。我們應以此為尺度而決定「與國」之取舍與親疏，而不應以力量為權衡之標準。虎狼成性的侵略國家，在最近的數年內，隨處興風作浪，無中生有，脅迫弱小，肥而噬，陳兵耀武，干人內政，就使他們的力量超越一切，我們也不應「多求」他，以自取滅亡，如奧地利的往事，舒斯尼格之被殺或被囚的運命，是會同樣臨到那些在今日猶主張「加強德意陣線」的優子頭上的。

5. 侵略集團及和平集團，事實上已劃分清楚。所以我們對這兩個集團的外交方針也應有所不同，否則敵友不分，陣線混亂如何可以抗敵建國？至于英美法蘇和德意之應列入那一個集團之中，我們也不必以他們在其他國際事件中的行動來劃分，最簡單的辦法是以他們對我國的態度而決定。我國這次抗戰，近因可說是「九一八」上述敵國之中，試問那一國曾經正式承認日寇由九一八事件非法製造出來的偽滿傀儡？那一國曾經正式聲明「不承認」？這種簡單的原則還不夠為敵友之決定，和侵略集團及和平集團之劃分，即使我們暫時不主張「以牙還牙」，然而至少「損友」是不可及不應「多求」的。我們就退一萬步來說，則到德意撤消對偽滿的承認之後，我們才來談「加強德意陣線」也還未遲吧。

東西侵略者

送給張伯倫的禮物！

在柏林：

(路透社柏林電)英國報紙三種 News Chronicle, Manchester Guardian 以及 Daily Express 相繼為德國政府所禁止，聞英方已提抗議云。

在北平與天津：

(路透社北平電)此間英使館關於天津英文報北京及天津泰晤士報兩報被日方禁止郵遞一事，向日使館提送牒文，官方消息，雖無佐證相信禁止郵遞理由，乃因兩報，嚴峻批評日偽撤離英法租界之舉云。

漫

画

战

線

今日的工作



Sinby



↑兵不厭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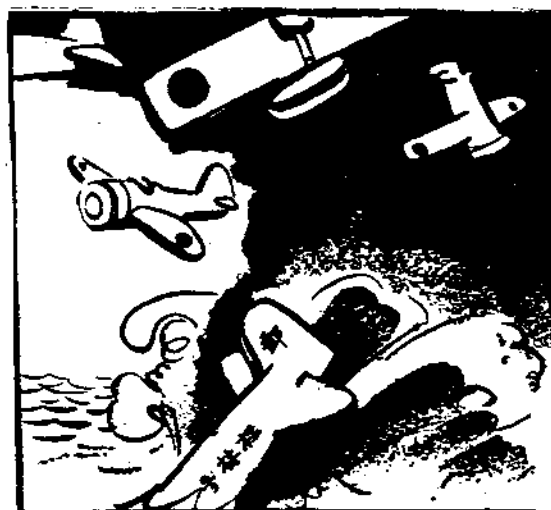
希特拉對渾倫說：「放胆做吧！有我撐腰」



「作了看哥朗佛方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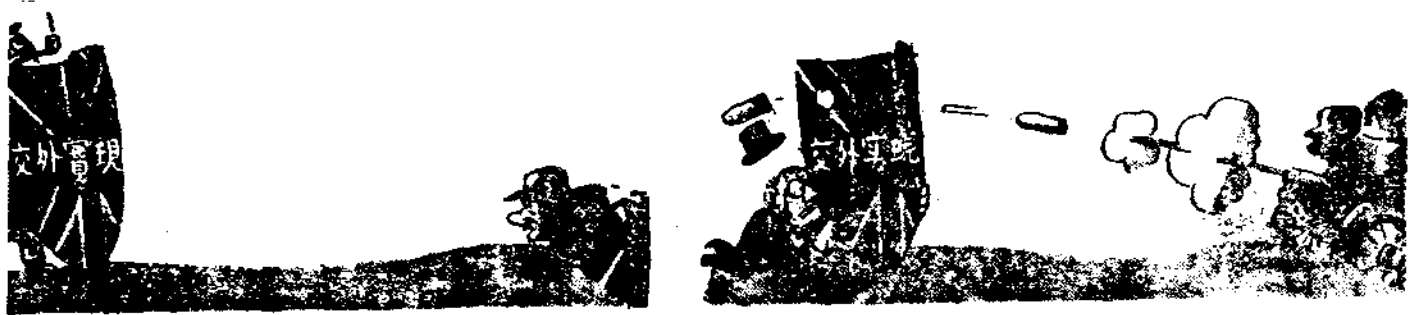


「步一退再你請」：說克捷對，法，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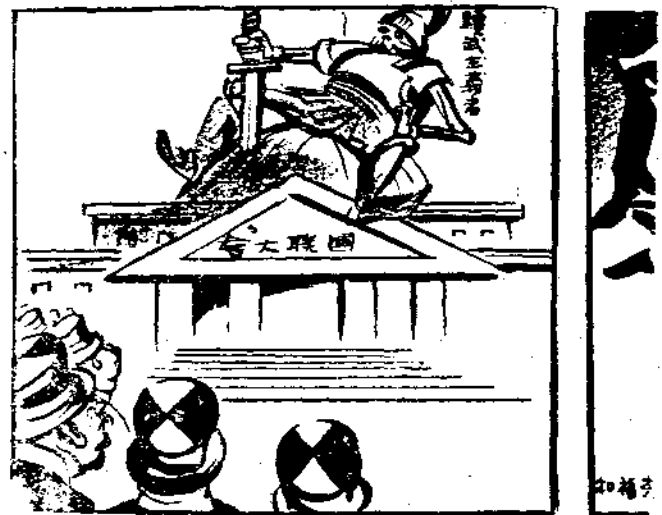


。動行的聊無惡醜

票聞 半月



給與實現外交的答覆



聯合國諸公是否等待了後台所有行動？

抗戰建國

抗戰建國的 最高準繩

謹小岑

(一)

中華民族今日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抗戰是一個全民族性的戰爭，是一個建設新中國的戰爭，是一個為求世界和平而奮鬥的戰爭，是一個實現三民主義必有的戰爭。

我們是為驅逐外國侵略勢力以求中華民族之解放與自由平等而抗戰；我們是為將國內一切新舊力量統一起來使成爲建設新中國的動力而抗戰；

我們是為求中華民族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生活狀況之改善與進步而抗戰！

我們的抗戰是全民的，我們的抗戰是長期的，我們的抗戰因正適應客觀的要求，所以是必勝的！

我們抗戰是爲了建設新中國，要建設新中國所以必須抗戰以驅除一切侵略勢力，以集中一切力量。

截至現在止，中國是一個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不適於在現代生存。現代要求的國家是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在產業革命不斷的進行中不斷的改進的，三民主義的國家，以這種的國家爲過渡才能走到

共產社會的大同世界。

因此，要將中國建設成功一個新國家，也是正適應着客觀的要求，所以是必定成功的！

(二)

但是，抗戰的勝利與建國的成功從不會自己來的。我們要努力的準備，努力的爭取，而且要在一定的準繩之下努力的準備，努力的爭取，才能達到勝利成功的目的。

我們的鬥爭是爲了實現三民主義，我們鬥爭的準繩也是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是中國的救國主義，也是一切經濟落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救國主義。三

民主義的創作者，本黨總理孫中山先生一生在理論上行動上所創作的綱領，都是適應中國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的要求的，是中國國民革命正確途徑的指針，是對日抗戰與建設新中國的最高準則！

(三)

中國之所以對日抗戰，是要將中華民族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壓迫之下解放出來，求中國國際上之自由平等。然後中國方有建設成功一個現代國家的可能。

欲求抗戰勝利的先決條件有二：

第一，對內需要建立一個統一鞏固的民族國家。在這個國家的機構中，國內各民族，無論漢、滿、蒙、回、藏、苗、僮……應一律平等；國內各階層，無論貴賤、貧富、士農工商……應一致團結。無民族間之歧視，無黨派間之對峙，惟有甘爲日本帝國主義走狗，號爲漢奸的人們才算例外。

我們要集中一切人力財力物力在中央政府統一指揮之下，來拚命爭取抗戰的勝利，抗戰的勝利才能得到的。

俟「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的革命獲得勝利以後，當組織自由統一（各民族自己聯

合的)「中華民國」這是民族主義的第一目的。

第二,對外,須聯合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這裏有兩種作用:第一種是取得朋友的助力;第二種是孤立敵人。要使得朋友助力的作用發揮到最高度,首先必須清楚的認識到底那些民族是以平等待我的朋友。一些被壓迫着正要求解放的民族無疑的是最好朋友,我們應該和他們互助。那些以援助弱小民族推翻帝國主義統治為志的民族和那些要求人類和平的民族,自然是我們更有力的朋友。而那些在自己國度內受着特權階級的統治,要求革命以實現人類平等幸福的被壓迫者,也是我們的朋友。我們應該將這些朋友通統團結起來,抵抗侵略者,爭取我們所要求的勝利!

在孤立敵人的作用上,我們要把握着敵人與任何政治制度的國家間的各種各樣的矛盾。我們絲毫不能放鬆在這些矛盾中間覓取不利於敵人的條件,爭取敵人以外的各民族,甚至各個人對我的同情。尤其是敵國以內被壓迫的民衆和那些反侵略的革命者對我的同情更值得寶貴!

這是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我們為實現這樣的民族主義而抗戰,我們要求抗戰的勝利也要實現這樣的民族主義!抗戰勝利以後,中華民族的新國家即將在這樣的民族主義的基礎上大而化之,領導着全人類趨於大同世界。

(四)

半殖民地中的中國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是全民族的戰爭。半殖民地中的中國所要建設成功的新國家是全民政治的國家。漢奸與反革命者才是例外。所以全中國各民族各階層都應該「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來參加抗戰,來參加建國。為求抗戰之勝利與建國之成功,自應讓廣大的民衆自由發揮其反抗建國努力的熱烈情緒。

但是我們決不能容許抗戰力量之分散,我們更不能容許統一國家之分裂。因有封建殘餘勢力依然盤據的地方,廣大的農工羣衆,的文化水準尚形低落,不特反動的勢力容易在日本帝國主義誘惑之下死復灰復燃,團結一以建立中國的有力生機也更容易受到嚴重的阻碍。

所以中國國民黨的建國方略,在政治制

度方面,規定以强有力的中央革命政權,培養民衆的民權勢力。一方面在軍政時期掃除部落思想與封建勢力等民權的障碍,一方面要在訓政時期培植民衆民主的精神,糾正幼稚的形態,防止反動的復活。然後在憲政時期建設全民政治的中華民國。這一個綱領須然羅佈於民國十三年,到而今依然是絕對正確的。

在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中劃分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種為政權,由人民直接行使;行政,立法,司法,監察,考試五種為治權,授之於政府;這更是切合政治實際情形的綱領。既免特權者之操縱把持,不致蹈歐美各資本主義先進國的覆轍;又使有能者得充份發揮其財力,俾一切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的工作得循系進展。這種政制,足以為世界各國民主政治之楷模。

是以,在抗戰時期,國民政府一方面保障民衆,在三民主義最高原則與政府法令範圍以內,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一方面成立國民參政會,團結全國力量集中全國之思慮與意見,以利國策之決定與推行。

同時,「實行以縣為單位,改善并建全民衆之自衛組織,以訓練加強其能力,并加速完成地方自治條件,以鞏固抗戰中之政治的

社會的基礎，并為憲法實施之準備。」

而對於青年，則「皆須受政治訓練，使人具備建設三民主義國家所必需之政治素養，及行使四權與實施地方自治等重要智能，并須熟習民權初步，了解合理組織與領導羣衆之必要方法。……青年在行為上對於現代民治國家之公民權，自可行使而無憾。而三民主義的新中國乃可以實現。」（總裁告青年書）

這樣，在中國對日抗戰勝利，將帝國主義勢力掃除以後，再經一個相當的訓政時期，自可實現三民主義的新中華民國了。

所以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是抗戰的準繩，也是建國的準繩，是抗戰的目的，也是建國的目的。

(五)

中國之所以成爲半殖民地乃至於遭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畧，主要是由於經濟落後。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一切生產力受着帝國主義的壓榨，人民生活日益趨於貧困。所以努力進行產業革命以增加生產，以改善人民的生計，以加強國力，是中國當前一個最重大的革命問題。

然產業革命後生產率之增進，自應以改

善人民生活狀況而增進其幸福爲目的。乃資本主義制度把因生產率增高所產生的利益集諸少數私人，致在產業先進國呈露貧富不均的現象，造成社會前進的障礙。正進行着產業革命的中國不應再蹈資本主義國家的覆轍。對於在產業革命過程中私人資本之集中應加以節制，土地之所有權應予以平均。

中國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畧之抗戰，乃爲了驅逐日本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勢力，求在自力更生的原則下，建設一個用新式機器生產方式，增進生產率以改善人民生活及一般經濟狀況的國家。在建國的過程中，不容許特權階級藉壓榨勞動者以集中生產與資本於少數私人，自不致有資產階級與勞動階級對峙形勢之出現。爲此，首先應注意將一切交通運輸機關及大規模的輕重工業交由國家經營。對私人之財富須課以直接稅。全作生產事業在適應全國消費需要的條件下國有計劃的進行。對土地之所有權予以平均使漸漸歸諸公有。總之在生產過程中，務使勞動者得到其勞動應有之代價，全體人民的生活得因生產率之增進而逐漸改善之。這樣便可導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社會。

在抗戰中，我們需要國防工業之建設，這

必須配合着許多種輕重工業與交通工業能發展才能實現的。同時，我們還需要農業生產事業之發達與農村經濟之安定，使得人民之照常的工作，照常的生活。在這中華民族謀解放的偉大時代中，我們應該集中一切人力財力以增加生產，我們要鼓勵各階層的民衆一律度着刻苦耐勞的節約生活，以發動全國豐富的生產力。經濟的力量是支持抗戰與取得抗戰勝利的決定的因素。敵人經濟力之崩潰爲其必敗的致命傷。我們經濟力加強爲必勝的大補劑。

還有孫中山先生的實業計劃，須要我們全民族用二十年以上的努力來整個實現。我們在民生主義的原則下，能以採用一切最新式的生產機器，不會有生產過剩的危機。因爲民生主義的增加生產是爲了大衆，而不是爲了少數私人。所以我們可以迎頭趕上那些資本主義先進的國家。蘇聯和土耳其經濟建設的成功，已經給了我們以建國必成的確實保證。

這我們抗戰建國所需要的民生主義，也期是我們是抗戰建國所期待實現的民生主義。民生主義是導引這個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中國走向大同世界的共產主義！



西班牙戰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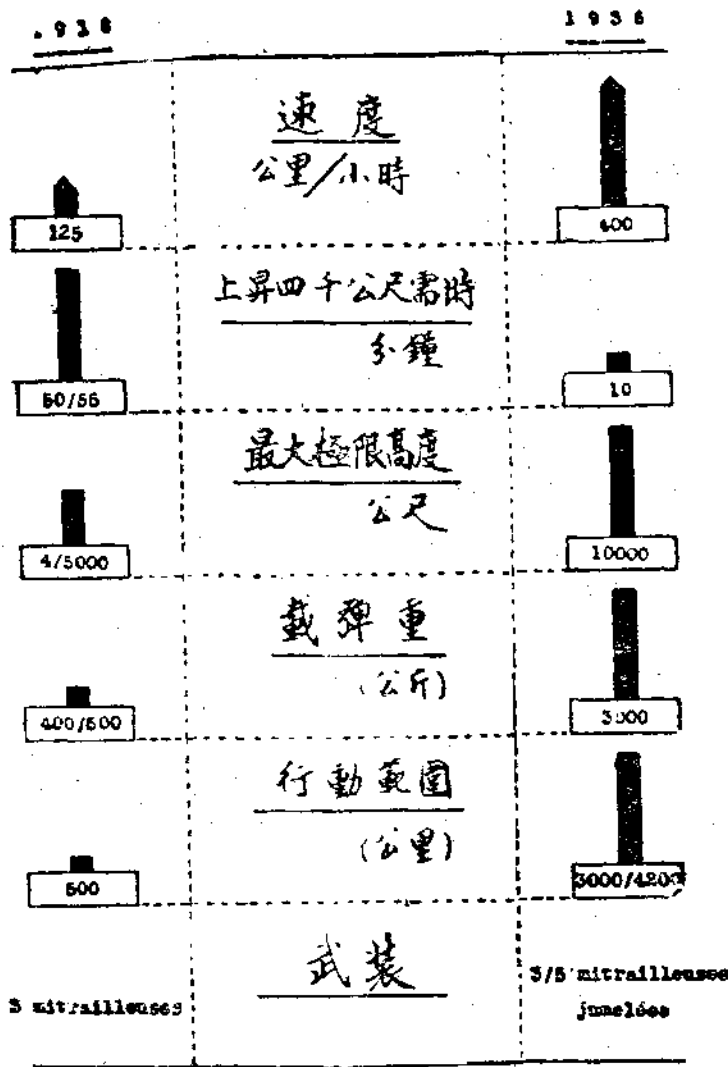
軍事訓教 (特殊之部)

空軍論

空軍達發史

德國 H. Klotz 著
劉棄名 譯

自從一九一八年以來，軍用飛機的技術以旋風的速度在進展着爲要了解在西班牙戰爭中所得關於空軍的教訓，我們必須先看一自一九一八至一九三六這十八年中空軍的發展，以及由此而生的差異。以下圖表表示轟炸機技術的進展



將一九一八年的記錄與一九三六年的相互對比在這對比中我們看出如下的進步
在平飛的速度上一九三六比一九一八增加二二〇(%)
在高飛的速度上增加三五〇(%)

在高飛的是大高度上增加一〇〇(%)
在載彈量上增加五〇〇(%)
在行動範圍上增加六〇〇(%)
在武裝上增加一〇〇分之

驅逐機技術的進步程度亦並不遜於轟炸機。自一九一八年以後，他的速度以每小時一八〇—二〇〇公里增加到一小時四五〇公里，最大高度以七〇〇〇公尺至一二三〇〇公尺，他的行動範圍以二五〇〇公里增加到八〇〇〇公里，要高飛到離地五〇〇〇公尺高的距離。驅逐機在一九一八年需要二五至三〇分鐘，現在一九三六年它只需要六分鐘了。在一九一八年一架驅逐機只能帶一架兩架機關槍，但是現在一九三六—三七年他可以裝四架以上的機關槍，而至於可以架一尊或兩尊砲同一架或兩架機關槍。

飛機打擊飛機

如若我們將以上轟炸機和驅逐機的進步互相比較一下，我們立刻就注意到自一九一八年以後，在飛行速度上，驅逐機對轟炸機的優勢是巨大的減少。在一九一八年這種速度的對比爲一五二比一〇〇，而今，却不過一一八比一〇〇。以支配空戰技術的驅逐機的優勢差不多爲近代轟炸機的發展所抵消了。

這種事實——直至現在的西班牙戰爭才明白的指示了——大大的減低了驅逐機的作用。與此相聯帶的，轟炸機的防禦武器最低限度增加了一倍，這些防禦武器的威力是充分加強了，死角沒有了，這種死角的存在，直至現在曾爲重轟炸機駕駛人員一個重大的威脅。

因此，我們可以說：當一架轟炸機與驅逐機開始交戰的時候，它的戰鬥力並不一定如大戰末期一樣，比驅逐機來得低劣，因爲他絕對的相對的皆不下于驅逐機的高速度的緣故。轟炸機如若不願意交戰的話，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容易避開不戰。

這種根本的變化，在以下的事實中表現得瞭如觀火：在大戰期內（一九一八）在五架被擊落或被

損害到不能戰鬥的飛機中，最多只有一架，是為高射砲隊打下的。因為在一九一八年當時，得出這樣的結果，無怪日介茲將軍 (Genl Pagany) 能得出那著名的「不靈活的理論」(三)

今日的情形却差不多是整個的顛倒過來。雖然既存高射砲隊的數量還可充分，但是為高射砲擊落的飛機的數目却比那在空中戰中為飛機擊落的數目增加得多了。這種關係的倒轉，一部分——的確，大部分——是由於高射砲的技術之進步，但是決定的另一部分，却是由於現代飛機的飛行速度之無比的增加，使得一架飛機為另一架飛機所擊擊的事變得十分困難。在實際上，我們甚而至於可以說，有時簡直變得不可能。這並不是一架驅逐機可以趕上那比他飛得稍慢的轟炸機的逼迫他交戰的問題，而是因為交戰本力發生了問題，無論是驅逐機和轟炸機交戰，或者是驅逐機和驅逐機交戰。

根據歐洲大戰所得到的經驗，飛機上的機關槍在空戰中，只有在一百公尺以內才能生效。這一經驗又為西班牙戰爭証實。但是因為飛機不向四週轉動，所以事實上的有效射擊距離更在一〇〇公尺以下。

對於一小時能飛行五〇〇公里的飛機，這個一〇〇公尺的距離不過僅需要十分之七秒鐘。因為兩架飛機從相反的方向迎飛，所需時間不得不減為一半，即十分之五至十分之三秒。如若兩架飛機向着同一或相似的方向飛行，所需時間雖然是增加，但事實上，我們可以講，在普通的情況下，可以得到一秒鐘飛行一〇〇公尺的估計——自然在這兒，我們不得不除去一些例外的情形，如一架轟炸機不知不覺的，被在離他不遠的另一架飛機所擊擊，或者是相反的情形。我想在這兒，是再用不着鄭重指出這項事實，即在這種條件之下，人們可以用來作有效射擊的時間是太短了，十二分的太短了，因此，西班牙空戰指示

了——這是最重要的軍事教訓之一機關槍已經一天天的失去其為空戰武器的資格。如若要使空戰——飛機打飛機——重新達到有效的程度，我們必需將飛機上的機關槍換為自動射擊砲，這種砲普通的口徑為二〇米厘，他的有效射程，如經驗之所指示，約為八〇〇公尺，在遭遇戰的空戰（即兩機從反對方而飛來的情況）中，人們差不多還有三秒鐘的時距作有效的射擊。因為這種砲不是平射，而用的是爆炸彈，這樣長的時間可以夠了。

據我們所知道的，在西班牙的內戰中，除掉少數的例外，人們還沒有使用過裝有防禦飛機砲的飛機，但是大家都是一致的認為，這樣的飛機可以得到較好的結果，因為他可以用有效的射程，接近敵機。這種自動射擊砲與使用機關槍時不同，只需一發，一般的就可以消滅敵機，最低限度亦足以迫其降落。

我們可以從西班牙的內戰中，為驅逐機得出如下的結論：即機關槍決不能再為飛機的主要武器，它必須以口徑二〇米厘左右的自動射擊砲來代替。這砲或這些砲，因為只能向四週射擊，可以以機關槍來補充。

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附帶的結論，可以從上面的總結論中引出來：即我們可以用這種置有自動射擊砲的驅逐機，得到向陸地射擊的好結果，無論是射擊步兵陣地，砲兵陣地，或者阻止軍隊和軍用品的運輸等。

現在我們在未結束之前，再來引証一下阿曼高 (Armenhaut) 將軍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他這些見解，除幾個次要之點以外，是完全與本書作者不約

而目的。他這樣的說道：

除非能在軸形的平面上，作四週射擊轟炸機（和驅逐機）的射擊，在目前這種高速度之下，幾乎完全不可能；他沒有絲毫的準確性。與驅逐機相等或者相近的速度，其構造的精確性和不十分大的容量，都是向四週射擊敵武器裝置——這是轟炸機防禦空軍武器和陸上武器的條件。意大利的「沙伏亞」加普羅尼 (Savoia Geronzi) 機和德國的容克式 (Junk) 機作戰的結果充分証明了他們的防禦條件之不充足。最近到的加修斯佳式 (Katonaska) 機和德國的道尼爾式 (Dornier) 機則可以作為上述結論正面的証明。

另一方面，我們不能無條件的有把握的——德法意的轟炸機証實了這點——想出一種如驅逐機一樣速度的轟炸機。在這種情況下，轟炸機需要驅逐機的支持，因此我們必須將這兩種飛機看做空戰中的互相補助者。這種必然性已很長久的為我們所忽視了。

在西班牙的德意飛機

德國官方的「軍事週報」(五)很公開的承認：德國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造的重轟炸機（主要的是各種不同型式的容克機）在西班牙只得到了些次要的成績。德國轟炸機比政府軍使用的國軍造的轟炸機惡劣，而且常常是得壞很多。(六)人們常強調這些飛機飛行能力的優越——這也是實情——而且尤其適宜于暗夜或陰天的飛行。軍事週報不至一次的指出：德國最近造的驅逐

機(「海克爾」Heinkel) He 51 和「平謝爾」Henschel, He 123)作戰的結果很好其他各國的現代驅逐機「最低限度相等」但是這是不正確的——根據德國以及其他各國專門家的觀察——除非是在四〇〇〇公尺高度以下。在四〇〇〇公尺高度以上,德國機的能力逐漸減低,而其他國家同型的飛機效能却是逐漸的增加,而顯出其優勢。最后,軍事週報承認蘇聯飛機大可注意的性能和他的優越性。

德國的專門家忘記注意了一件事,德意飛機的高速度是以德意飛機構造的脆弱性換來的。從而凡是不注意的降落皆能致機身于破碎。凡是在飛機場上的有意或被迫的降落皆證明他的構造之脆弱,而這種脆弱却不能不歸于其製造上的毛病。不在飛機場上降落的,差不能無例外的就等于機身的損害和駕駛人員的遺殃。

以下是西班牙戰爭中雙方所使用的飛機的主要型式

佛郎哥叛軍方面的:

轟炸機

加普羅尼(意大利)(七)中型轟炸機速度一小時二八〇公里,載彈量一〇〇〇公斤)

沙伏亞(意大利)(七)重轟炸機,速度一小時三四〇公里,載彈量二〇〇〇公斤)

三葉容克機(德)

道尼爾 Do-17 (德國)雙座, (Squadron)

驅逐機

費亞特 (Fiat) (意大利)(七)速度一小時三八五公里)

五公里)

阿拉多 (Arado) (德國)速度一小時三六〇公里)

海克爾 He 51 (德國)速度一小時三六〇公里)

平謝爾 He 123 (德國)速度一小時三五〇公里)

梅塞爾西密特 (Messerschmitt) Me 109 速度一小時四一〇公里, 9200r)

政府軍方面的:

轟炸機

加保斯佳 (蘇聯)雙葉)

驅逐機

I-16 (蘇聯)速度一小時三六〇公里)

I-15 (蘇聯)速度一小時四五〇公里)

此外還有其他零碎的來自各國的飛機。

現在剩下一個問題來,為什麼政府軍的空軍很顯明的比叛軍的優秀,而卻不能打擊那在數量上雖然較強,但在軍事價值上却甚為薄弱的叛軍的空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佛郎哥將軍持有那在任何軍事觀點上佔絕對優勢的防空武器。這種防空武器差不多全部是德國最新的高射砲,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下文還要論到。

空軍的作用

關於這一點,阿曼高將軍在那以精密見稱的一文中,有着如下的說明(八)

「叛軍的空軍在與政府軍的海軍戰鬥過程中以及在摩洛哥和西班牙的自由交通的維持上,

起了決定的作用。

它給我們証明了,空軍能如何阻止登岸部隊。一九三六年八月,墨塞隆那司令,決定奪回馬里爾加 (Ma Morca) 島,該島其時只有很少的叛軍部隊防守。他用了八〇〇〇人武裝優秀的部隊。但是這部隊沒有或者只有很少的驅逐機及高射砲。登岸戰非常順利的進行着,一切陸上的抵抗都被擊破了。勝利好像已經完成,可是正當這時候叛軍的飛機來參加了,它予登陸部隊以嚴重的損失,迫着他們不得不趕快的退出(一切都準備了,只是沒有準備高射砲)。

政府軍會得到一個適當的機會,以空軍阻止大規模的戰車攻擊而得着完滿的成功,它在瓜達拉吟拉的反攻中亦起過燦爛的作用,由于這反攻的成功,馬德里才未陷于被包圍的命運。

叛軍空軍在必斯加亞 (Bas Gaa) 証明了:如若沒有充足的飛機來應戰或者沒有防空的設備,空軍是如何的一往直前,攻無不克,如何的能適應戰鬥中的任何一點。進攻開始時,顯著的最初的勝利,無疑間的大部份是空軍的功勞。它才是決定的突破比俄波 (Bilbao) 鐵城的最大動力,在馬德里戰線亦是同樣的在那兒防空設備非常充分,雙方飛機的數目亦差不多,雙方戰鬥力,成精密的相等之勢,雙方空軍以極強悍而活躍的姿態參加戰事,如實的實現其為戰鬥武器之任務,無論在前方,或是轟炸後方雖然雙方損失皆是同等慘重。

大規模動作編成十架飛機為一隊,一日之間轟炸數次,嚴重的影响着陸上,戰鬥之進行——這

種集體的空軍作戰，其作用示如上述。這是一個很有趣味的結論：德國正在預備用飛機大規模參與陸地戰，而在別的國家（我們也是一個）中，都流行著一種見解，以為陸地戰的火力已經足以阻止空軍來參與，這目前規模浩大的陸地戰鬥。」

尼塞爾（Nisnel）將軍正好補足我們所要說的，他道：

空軍可以十分有利的參加陸戰部隊的戰鬥，尤其是在山地，在那兒，因為地形的關係，砲火的威力達不到；但是空軍都很有有效的轟炸那兒的目的。相反，在後方的城市，空軍雖然有時可予敵人以嚴重的損失，但是它卻從不能達到重要的結果。

轟炸的效果

在攻擊戰，防禦戰或報復的敵對行為中，在今日，空軍已獲得最高的軍事（和精神）的重更性。這在今日已無可置辯。成問題的只是這項武器有效的程度。在這一點上，一方面我們碰到一種幻想的過高估計，而另一方面則有些人想完全輕視空戰的價值和轟炸的作用。

這種意見上的分歧並非全不可能。陸軍和海軍以經有了幾百年的歷史和傳統，除掉技術發明上的突變，足以變革一切的突變，或者因為軍隊的再組織而起的革新，他們的進步是經常的，有機的。他們的進步是在不聲不問的一種過程之下展開着的，——在人為的控制之下，在從實際戰鬥中得來的教訓之下。但是空軍發展的路徑則迥不若是。空軍開始出現僅不過是三十五年前的事。三十年前軍事家才小

心翼翼的，不十分釋然的從事于這新武器之研究。十四年前，歐洲才開始試驗沒有空軍，我們是不能想像歐戰的。

他（歐戰）不但是使空軍被認為戰爭的第一等武器，而且還帶給他以極大的進步。一九一八年的空軍已經與一九一四年的沒有任何相同的地方。

此後，停戰與和平皆未能阻止它的發展。正如我們上面說明過的一樣：在速度上，一九一八年的轟炸機與一九三六年的轟炸機的比例為一比三八，載彈量之比為一比六行動範圍之比為一比八。

一九三六年的機關槍，一九三六年的野砲，一九三六年的手榴彈不過是一九一八年同種武器的發展和完成；在本質上，這些武器的性能，一九三六年的是一九一八年的平行的。但空軍則不然。

一九三六年的軍用飛機決不是一九一八年的發展或完成，那是一種全新新的，完全不同的東西。

那麼，現在來了一個問題：

這種與前此不同的是新軍用機，尤其是那毫無疑問為此中之王長的轟炸機的效用是怎麼樣呢？

意阿戰爭的經驗在這兒是不足取的，因為意阿兩國的軍備相差得太遠。在這一點上，西班牙內戰中的經驗值得我們嚴重注意的，在那兒是一個以近代方式防衛的近代國家為近代的轟炸機所攻擊。

在那兒，只要有適當的機會，我們應該對於空軍（即轟炸機）的軍事的（和精神上的）真實的價值，在那些互相敵對的估價之中，找出一種近似于適當的估價。在任何種情形之下，空軍實在的效能，似乎既不如那些夢想著「自動」空戰者們的誇大，亦不

如那些傳統主義者們所堅持的渺小。這些傳統主義者們，否認技術的驚人發展，不情願給空軍以比次要軍器更大的價值。

換言之，即西班牙戰爭為我們證明了近代空軍的前所未聞的巨大作用。但是它亦同樣的否認了那「空戰全能」的理論，在現實的戰事中，（在密集的大規模的轟炸下），無防禦的民衆們精神上的抵抗力量遠在我們從前的估計之上，馬德里即為此中之一例。而且不但是馬德里，蓋爾尼加（Guernica）——將那些慘劇的和恐怖的事實姑置之不問——也為我們證明了。

一個繁榮的小城如何的在幾十分鐘內為外國來的近代空軍所消滅，為外國來的最近代的爆炸彈和燃燒彈所摧毀，為外國來的最優秀的飛機師所消滅，然而雖然無情的炸彈自空而降，民衆們——男女，小孩——堅忍的持久性並未減消。

這也就說明了，為什麼，如若更避免錯誤和危險的結論，我們必須防止過高和過低的估價的原因。過高估價到處流行着，事實上，像戈林那些預言以為戰爭可以在幾小時之內完結或者如德意休仔們那些預言以為戰爭在幾天或幾個禮拜之內即可完結。——這些預言恐怕在很長的時間中還要歸到痴人說夢的一類中去。西班牙戰爭正証明了：決戰是在地上，而不是在空中。在地上（以下我們將詳論這一點）步兵的力量是決定的。而空軍，雖則是轟炸機，亦只應該有效的，不能代替的軍器。但是，雖然如此，它仍舊是一種補助軍器，不多不少。——三八、九、一〇——

決心合作

——英國主張集體安全的有力表示——

Norman Angell 著
湯澄波 譯

無論統治英國的保守黨承認與否，目前歐洲以至整個世界之業已形成兩大武裝壁壘，是一宗有目共睹的事實。張伯倫所採取的那種以時間為賭博的觀望政策，不特有所不利于各個在苦鬥中的民主國家，並且大有妨害于世界和平。安琪爾爵士這篇文章對此政策痛加斥責，並指出決心與各民主國合作為保障和平的不二法門。原著載 Reynolds News 倫敦的一種合作週刊，這裏的譯文所根據的則為七月號的當代。(Living Age)

你們都知道這這樣的論調

因為「國聯」不復是一個普及的機關，因為世界的四個大國在牠的範圍之外，其中有三個是反對牠的，牠已不復具有足以抵抗侵略的力量了。

制裁是一定無效的；

運用「國聯」的任何企圖勢必至把歐洲分成兩個武裝壁壘，使其中一個同盟對抗其他一個——使「有」的國家對抗「無」的國家。

如此如此，我們且假定牠是全對的，牠並非對的，但姑且假定這樣。那些持這種論調的人，尤其是張伯倫的擁護者，所提出來作替代的究竟是什麼政策？他們所追隨着的究竟是什麼政策？

他們說，「國聯」會引起兩個武裝壁壘，兩種武裝意識。然則他們提議在歐洲成立一個武裝壁壘，「國聯」之外的國家的壁壘，並不因為張伯倫的政

府和黨和擁護者正哀求陸續增加武備以對抗別一個武裝壁壘。那一個壁壘呢？

當政府要求作如此狂瀾的戰爭準備，在和平時期中進行向所未聞的大規模武裝運動，當政府根據倫敦隨時有遭遇空襲可能的理由，要求馬上組織複雜精密的空防步驟的時候，他們假定投彈的是誰呢？法國人麼？荷蘭人麼？丹麥人麼？瑞典人麼？瑞士人麼？

張伯倫和他的擁護者，整個國家，整個世界都知道我們所如此縝密而不惜耗費鉅資以提防的是德國人的炸彈，不是德國人的就沒有了。固然，還有一種不祥的可能，那就是張伯倫的擁護者預料到要和平能國家攜手來壓制法國的一個「布爾札維克」政府，正如他們之與意大利政府攜手而參加希特拉和墨索里尼所認為對抗亦化的西班牙政府的戰爭一樣。

但就目前而論，我們却可以把那點慮慮撇置不談。我們和法國正式締結同盟，而法國又和俄國和捷

註一：色舍來同的全部距離。

註二：死角的含義，一般的為非被敵人消滅不可的一種形勢或情況。(中譯者註)

註三：「如若飛機為高射炮所擊中，那決不是必然的，而却是因為任何一方面的不靈活，或者是砲隊的靈巧，或者飛機駕駛者的不靈活之所致。」

註四：見歐美評論，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七六五頁。

五：見一九三七年五月〇號
六：倫敦泰晤士報軍事通信記者有着同樣的意見。他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這樣的寫道：因為雙方用了各種不同型式的爆炸機，大部分是舊的，所以我們能作一比較的估價，結果，德國的最壞。他們的飛行的性能，尤其是起飛和降落的確好。但是在武裝上，比之其他各國的現代機械則落后而且不完全，這尤以容克機為最甚。

註七：關於意大利的飛機，我們不能不指出一件事實，即發動機是照着美國的樣本，推進機照着法國的，一切設備照着美國的，一小部份照着德國的構造式製造起來的。這是「意大利」為什麼在伊斯德——大馬斯的競賽 (Concourse, Istres, Cannes) 得到那誇大的勝利的一個原因。

註八：歐美評論，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七六五——六七頁。

註九：武裝的法國西，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十：西班牙的前例證明這種狂想是如何的抹殺了高射砲非常的威力。

克締結同盟以對抗一種只是德國可以引起的危險。這是一來，我們便樹立起我們自己的武裝壁壘，注重軍備以對抗另一個武裝壁壘，這另一壁壘的構成份子剛好就是脫離了「國聯」的全能國家。

是以我們並不會因為屏棄「國聯」或置之於冷藏庫中而避免了「兩個武裝壁壘」那宗事實或危險。

我們對付這種危險——站在「國聯」外的三大類武國家，德意日之業已聯合一致那宗事實所蘊含的危險——的方法，不在放棄軍備，不在放棄同盟，而全在放棄「國聯」所謂放棄「國聯」是姑且假定我們的武裝同盟，如為「國聯」之前即一九一四年那一種，其保存和平的效力實較其為一種「國際聯合會」的核心為大的說法。

任何「國聯」的組合，其原則均在根據平等條件把會員資格無限制地獻給牠所要為着保障本身而與之對抗的國家，牠說：「假如你同意採用和平方法來解決爭論而放棄武力，我們便保障你不受突如其來的侵略，好像我們保障現存的會員那樣。」會員的權利是平等的。

一九一四年式的同盟是以尋求自己的利益而對抗別一組合的衝突利益為目的的一種國家組合，雙方的政策均以劫奪第三者為主要根據。我們在一九一四年中以現于種種秘密條約中的賄賂「買一得意大利的同盟。

假如我們再度成功把意大利由德國拆了出來，我們便變了德國的敵人，除非我們能夠縱容牠侵略俄國以平其氣，但這麼樣，我們又變了俄國的敵人了。

這種沒有效果的做法的唯一替代之道，就是共同防衛使大家都能享受不被侵略的平等權利的一種約法。

那種方法前此之所以失敗，不在欠缺蘊潛的力量，而在欠缺維持這種力量的決心。例如，在一九三五年中，通常的論調都說，我們的力量不足以阻止墨索里尼的侵略。

墨索里尼並不這樣相信。他說他需要殖民地——為移民為取得原料。就這些目的說，他所選擇的阿比西尼亞大抵是最劣的一處，有些最好的已經在英國手上了。

他為什麼不拿那最好的？因為他知道，如果他接觸到英國的領土，英國很快就會表明牠有保衛牠的力量了。意大利軍隊要是在肯雅（Kenya）或馬爾太（Malta）登陸，我們是不會討論應否實施油類制裁問題六個月那麼久的。

我們知道，假如阿比西尼亞原是英國領土，墨索里尼就不會侵略牠了。現存的力量實足以保障牠的安全而無需乎戰爭。然則為什麼當時許多國家的力量還不夠呢？一個國家既然可以保衛阿比西尼亞而不至引起戰爭，為什麼四十個國家的力量還不夠呢？

率直地說，其分別全在我們，正好像別些大國一樣，以為我們的領土值得力爭，盟約，法律，可就不然。在這種見解之下，我們的聯合力量，無論如何雄厚，都永不足以保障和平。

一九三一年，正當「國聯」開始分裂之際，史汀

生，胡佛的國務卿，曾獻議和我們合作以抵抗——最低限度也在外交上抵抗——日本的侵畧。西門爵士却拒絕接受而維護日本的行動。

當時高興反對日本的有美國，中國，俄國，奧地利，亞，紐西蘭和加拿大，日本還未得到德國或意國為其同盟。（希特拉黨的德意志尚未出現。）這可曾暗示，潛伏力量的優勢是在侵畧者那方面麼？

這可曾暗示，假如在一九三一年我們接受美國的提議援助中國而撤銷對日本的援助，日本就會向英，美，俄，乃至許別的「國聯」會員國宣戰了麼？假如我們切實使油的禁運發生效力，墨索里尼就會向英法俄宣戰了麼？假如堅持西班牙應有購買軍械的常態權利，意德兩國就會向英法俄宣戰了麼？

屆時那些國家將站在守勢之上。這便引起估計雙方的力量的輕重的首要考慮，而在近代戰爭中守勢實遠比攻勢為有利。

軍事學的權威——哈爾德上尉（Colonel Halder）就是其中的一個——曾經估計過，攻擊而想成功就必要擁有約三倍于防守一方的物力和人力，甚至以空戰而論，在平等配備之下，守勢亦比攻勢為有利。

數目字的本身是沒有多大意義的。不過，我們還可以提起下列的事實，「國聯」的主要會員國的海軍力量遠在那三個全能的非「國聯」國的兩倍以上，前者的人口總數和資源則比後者大過許多倍。

我們通常以為美國因為具有富厚的資源是強有力到無可損毀的一個國家，因此有時便說，她之加入「國聯」就使「國聯」變成無能了。可是單就

和平集團與侵略集團對抗的總檢視

陳原譯

一、侵略集團的野心

德國是歐洲戰禍的軸心

希特拉德國是歐洲戰禍的主要軸心。奧國的取得，和目前對捷克的直接的戰爭威脅，使這一部分的歐洲，增加了許多緊張和危險。

法西斯德國被捷克的自然資源和高度發展的工業引誘着。捷克有着豐富的煤、鐵和鉛。而這些都是德國軍需工業所需要的原料。捷克的軍需工業更是舉世聞名的。

德國法西斯的長期計劃準備建立一個在德國操縱下的「中歐」這包含了羅馬尼亞、匈牙利和捷克，還包括着德國佔領意大利北部，得到亞得里亞海的出海口，接着便是地中海的出海口。

德國干涉西班牙的目的是奴役西班牙人民，和獲取伊比里安半島上的自然資源。但同樣是反法國鬥爭的一部分，因為納粹計劃把西班牙轉變成一個向法國作新進攻的根據地。

德國計劃要征服的並不局限於歐洲。希特拉正在要求亞洲和歐洲的殖民地——而這些要求主要的是和大英帝國衝突的。

照納粹的看法，大英帝國的衰落就會使希特拉德國變成歐洲的最強國。

比利時和荷蘭都是納粹侵略英法途程中的對

象，因此也就受到威脅。

德國在斯干的那維亞和波羅的海諸國也有着企圖。這却是利用了波蘭的反動統治者正在打算聯絡黑海到波羅的海諸國來建立一個所謂「中立」而實際是反蘇的集團。

意大利的侵略計劃

意大利的對外政策所具有的侵略性並不比德國的少。事實上意大利侵略亞比西尼亞是法西斯侵略的序幕。

意大利同着德國一起，不斷的在中歐、東南歐和巴爾幹半島爲着經濟和政治的勢力而鬥爭。可是意大利給亞比西尼亞和西班牙弄得疲弱了，感覺到德國的深入實在愈益難於對付。

意大利之侵略西班牙，目的是在統治西部地中海。意大利的目的是把英國趕出地中海以外，同時削弱法國的戰事要點。法國在北非洲的最重要的殖民地突尼斯(Tunis)、亞爾及利亞(Algeria)和摩洛哥(Morocco)久已引起莫索里尼的注意，他還陰謀着奪取法國的領土哥爾斯加、尼西和沙懷(Corsica, Ni ca Sauiy)。

波蘭法西斯蒂的企圖

一九三八年三月因波蘭的挑釁而起的波蘭與立陶宛的衝突，實在可以清楚看見這個國家的計劃。

俄國說，她就已經有遠較衆多的人口，總不見遜色的資源，並且開始依照美國的規模而工業化了。

我們且想像有一個包括俄國、中國、法國、不列顛帝國、她們的陸軍、海軍、空軍、工業和農業資源合成一個單位的「合衆國」。和這麼樣的一個國家的物質和人力資源比較起來，法西斯集團成個什麼樣子，假如我們想起牠所括有的不過是一個業已在對華作戰中感覺着破產的危險的日本一個業已陷入經濟困境而感覺着遠未征服阿比西尼亞和極不受歡迎的西班牙戰爭的困苦意大利，和一個業已甚至缺乏基本糧食的德意志。

假如俄國能夠集中牠的整個力量以對付德國——那就是說不爲日本的嚴重危險所威脅——那麼，根據上述的理由，德國就陷入一種軍事上的危險形勢而不敢輕于挑釁了。

所以，想抵消德國的侵略力量，就要援助中國，而加強其對日本的抵抗（現在看來，中國的抗戰，雖然碰到種種挫折，似乎是終必成功的），其法在給以信用放款，使中國可以購買運輸汽車、曳動機車、機器、水泥，這種做法同時又可以救濟我們國內的失業。

保衛捷克的方法在使西班牙政府可以取得其自衛的原料，因而使法國的軍事地位不至惡化而全能國家的軍事地方不至改善。

安全，不單是和平的安全，而且是民主政治的安全，是不可分的。在中國，或在西班牙，或在法國保衛牠就是等在這里保衛牠。在那里置牠的命運于不顧其結果就是等於在這里出賣牠。

波蘭得到它柏林的納粹主人的指令，想攫取了立陶宛更進而支配立德維亞和愛沙尼亞。

由於這些原故，波蘭就一直幹着破壞集體安全的工作，破壞小協約的工作和使捷克孤立的工作。波蘭一心想着假如希特拉的計劃一旦實現，就可以分得到一部分的捷克了。

法西斯德國需要波蘭來實現它的征服計劃。它需要波蘭作為進攻蘇聯的一個根據地。可是波蘭同時也就是被納粹侵略的有力犧牲者名單上的一員，因為德國正準備搶去它的上西里西亞（Upper Silesia）並且打開一條波蘭走廊。

日本——遠東的危險物

自從一九三一以來，日本帝國主義已奪取了中國的一部份土地，努力要去支配全中國。

一九二七年日本帝國主義的著名理論家田中義一寫道：

「我們第一步是征服台灣，第二步是併吞朝鮮；目前我們必須採取第三步，即征服滿洲、蒙古與支那。此事一成則亞洲其餘各地，包括南洋羣島都在我們的腳下。」

所以日本計劃奪取法國殖民地印度支那，及大英帝國在印度洋太平洋中最大的根據地——香港和星加坡，是顯而易見的了。

日本軍閥也正準備着一個反蘇的戰爭。由中曾寫出他們企圖佔領蘇聯的土地，一直到烏拉爾。

日本進攻蒙古人民共和國的計劃，卻給史太林和美國新聞記者R.何寧德（Houng）氏的有名談

起來。那句話是：「如果日本決定要進攻共和國時，則蘇聯一定會援助蒙古。」

法西斯侵略者的計劃是必須重新引起一次戰爭，以便重新分割世界。戰爭已經在兩處地方爆發了。在別的地方戰爭的威脅是一天比一天的增加了。

二、侵略集團的國內政治經濟危機

德國的內部情況

然而沒有一個侵略國家有足夠的工具和資源來舉行一次大規模的戰爭。

德國這是侵略集團中最重要的一員，它的經濟情況是遠非堅實的。一九三三年至三四年，德國預算的支出達九七〇〇百萬馬克；一九三七至三八年年度增至二五〇〇〇百萬馬克。總數的大部分是用來作陸海空軍的軍備費。

一九三三年，德國國債已達九五〇〇百萬馬克。今年即一九三八年卻達三八〇〇〇百萬馬克。

賦稅的重担也相對地增加，和一九三三年比較起來，增加了百分之八十。

德國人民的窮困是隨着軍火大王的利潤增加而增加的。克魯伯托勒斯在一九三七年賺了二十七百萬馬克的利錢。

勞動羣衆生活條件的不斷惡化，使不滿繼續愈益增大。國內饑饉與恐怖，和不斷的干涉西班牙，使這些反抗愈益加多。

意大利的國內危機

意大利帝國主義經常有着最易損壞的弱點。這就是國內缺乏足夠的原料資源。

意大利每年消費的油量是三·五百萬噸；但出產量僅可以到達一六〇〇〇噸。意大利所需的煤量爲一千二百萬噸以上，但它只能出產一百萬噸。

意大利產鐵量只有六〇〇〇噸，但每年卻至少需要二百萬噸。至於輕金屬，情形還是一樣——意大利產銅量約爲需要量百分之一。

意大利的農業是極端落後的，並不能供給全國的食糧。它每年需要八千萬 Quintals（註：一百二十磅爲一 Quintal——譯者）的小麥，但國內出產平均只有六千五百萬 Quintals。家畜飼養在法西斯統治的幾年間，已陷入衰頹不振的狀況。

意大利的基金因侵略亞比西尼亞而完全消耗淨盡。直道現在這個冒險還不斷的吞沒了可驚的資源，而對西班牙的干涉也成爲意大利財政上的一個重大的漏洞。

意大利勞動階級的經濟情形從來沒有好過，但在最近幾年來幾至不能忍受。實質工資自一九三五以來已減少百分之四十二。失業在日益增加。雖然軍需工業拚命發展，但仍有一百萬的失業者。

中等階級和知識份子，幾乎與工人農民受着同樣的苦難。

不管法西斯恐怖是怎樣兇，反對政府的行動仍在人民大眾中間生長着。在米蘭，都林（Milan）及別的中心的多軍需工廠，發生了工人的怠工——他

們並不想生產武器去侵略西班牙人民。在熱那亞那
不里斯茲維他維差 (Cristoforo) 及別的許多港
口，碼頭工人拒絕裝運軍火去西班牙供給法郎哥，這
樣的事件日益加多。

波蘭的弱點

目前大多數的波蘭工業的生產額是在一九二
八年水平之下。

整個國債中的內債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達
二一〇〇百萬茲羅特 (約七十七百萬英鎊)，(一年
間債務增加一千四百萬英鎊) 在全日波蘭對英、美
法的外債達一七〇〇百萬茲羅特 (六〇萬英鎊)。

因了侵略氣焰的加速和對內剝削的增加，勞動
人民的情形更見不好。依照官方統計，約有百分之八
十的工人每月收入不夠一百茲羅特 (約三英鎊又
十三司令) 但每月最低限度的生活費約需一百六
十茲羅特。

日益增長的法西斯恐怖和少數民族的迫害，使
波蘭陷入特別緊張的情況，統治階層的地位是極端
不穩了。反對的成份連以前是畢爾蘇斯基所影響下
的分子也包含在內。

在這樣的情形下面，波蘭法西斯對外的任何冒
險都會引起嚴重的事件的。

日本國內的不滿

日本國內資源只夠供給牠所需要的油重之百
分七四，鐵礦百分之二十四，鉛百分之七九，和棉花百
分之二。日本對外國的依存，隨着它製造軍火所需原

料的輸入之增加而增加而且侵略中國的戰爭使日
本的國外貿易嚴重的衰落。

照法律來說，勞動日目前是十二小時。事實上，在
十四小時以上，有時竟達每日十七小時。工人們只得
到食不夠飽的工資，自從中日戰爭開始以後，罷工便
成爲不合法的了。但不管這個，一九三七年還有一九
五六次罷工，參加的工人達二十萬名。

反戰思想日漸蔓延。二月初，只在東京便有四千
五百個「不可信」的人民，其中有著名的民衆服務
者，作家，藝術家，和科學家被捕入獄。

x x x x x

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的經濟情況顯示出侵略集
團內部的脆弱。侵略者並非如他們或他們在布爾喬
亞民主國家中的朋友所要我們相信的那樣堅強。

布爾喬亞民主國家的商業界，已得到了他們的
政府若干指示，於是幫助法西斯侵略者的軍備。德國
的軍備是由於倫敦市借款的力量而增加的，而意大
利的空軍和加強了的海軍，卻是由美國其次由
英國的錢來造成的。

三、英國對德意日的妥協政

策

英帝國主義會在一個很長的時間裏面，努力防
止法國成爲歐洲的領導國家，因了這種目的，所以會
經支持過德國去反抗英國過去的盟友。

希特拉上台之後，英國仍繼續支持德國。所有德
國法西斯帶用以干預現存的和平條約的手段，都有

英國在幕後支持。

奧國的掠取和德國對捷克的進攻，都借着英政
府的直接支持。可是德國法西斯在中歐一但得到自
由的手脚，便連殖民地問題和別的一切問題都毫不
作多少退讓。

一九三七年年底，英國政府連寬容，德國法西斯
也不很滿意了，便開始和它成立了協定。

哈里法克斯——親納粹派的代表——一九三
七年十一月在 Berchtesgaden 和希特拉的談話，
清楚告訴他對於奧國和捷克的命運英國並無多
大興趣。

他也讓希特拉曉得，英國會幫助他的計劃，去撕
破法捷同盟，蘇捷互助公約和法蘇協定的。英國對於
這一切的隱報，就是希望德國法西斯不要向它要求
什麼殖民地。

英國和意大利的關係也是用的一套由階級利
益所決定的政策。

一九三五年國聯宣稱意大利是侵略國，提出制
裁它。可是在英國的壓力之下，國聯沒有實施最有效
的制裁——那就是不許意大利船隻通過蘇彝士運
河和禁止售賣煤、油及鑽石給意大利。

霍爾爵士 (Sir Samuel Hoar) 當時的外交大
臣，曾努力想在國聯的幕後來瓜分亞比西尼亞的，他
的政策使所有組織反抗意大利侵略的有效勢力瓦
解了。

在西班牙問題上，英國也採取了同樣的地位，
——就是和法西斯侵略者妥協，犧牲西班牙的人民，而
且爲了一小部分大財團的利益犧牲了國家的利益。

英國政府首先提出建立所謂不干涉委員會，卻叫英倫一個最大的地主相里茅斯(Lord Plymouth)來支配它。

在這個委員會當中，和在這委員會外面，英國政府公開打算保證英軍及德意干涉軍隊的勝利。他們實在想這些干涉的勢力快快把「西班牙問題」消滅掉，這樣就可以開始實行英意協定。

一九二二年，在美國壓力之下，英國被迫放棄同日本訂的軍事條約。但英日同盟解體以後，大英帝國依然保持着與日本帝國主義最密切的關係，而且鼓勵它計劃侵襲蘇聯和美國的企圖。

而且英國統治階級，跟中國民族解放，反抗帝國主義列強的運動，也有着很重要的關係。所以英國曾經是全情日本的侵襲計劃的。同時英國統治階級希望日本在中國膨脹，並希望它自己局限在與英國資本無大關係的土地上膨脹。

在這樣全部錯誤的確信中，英國對日本侵襲中國的態度就這樣建立起來了。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奪取了滿洲。作為國聯會員之一的中國，馬上要求援助以打擊侵襲者，可是英國外交部堅決反對國聯的行動。

四、和平集團與侵襲集團的對抗

西班牙人民反抗法西斯的英勇鬥爭，以及中國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為民族解放的鬥爭，證明人民對法西斯侵襲的抵抗已有了遠大的進步。

在法國，民衆的廣大階層團結在人民戰線下面，反對法西斯主義和戰爭。

二月底在英倫舉行了五百次以上的羣衆大會和勞動階層反對保守黨政策的大示威。一次示威遊行當中，在「救西班牙即救和平」的口號下面，有十萬以上的民衆參加遊行。

英國統治階級當中最有能力的代表，相信如果繼續保守黨的政策，就只能夠加速大英帝國的崩潰和英帝國主義的破滅。這就是唯一的原因，足以說明一個精明的政治家爲自由黨領袖佐治(Lord George)目前爲什麼要求停止德意干涉西班牙，和放棄與直接侵犯英帝國主義利益的德意合作的政策。

美國的大羣衆一天比一天更高聲更決定地要求停止中立法，因爲這中立法只使侵襲國家有利，而對美國本身也是並無利益的。

在歐洲各小國，在拉丁美洲，和在全世界，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新的羣衆運動，那就是爲建立統一的反法西斯戰線的運動。同時民族解放運動也在殖民地裏增加着力量。

在蘇聯，這曾經顯示給所有進步的人類一條從資本家奴役與法西斯野蠻主義下解放出來的康莊大道，正鼓勵着各國的民衆加強反法西斯的力量。和反對與侵襲者妥協的力量。蘇聯的力量，它的基礎是在蘇聯的和平目的的实现上，是在它的強固的工業，它的進步的集體的農業上。最後是在它的光榮而且不可戰勝的紅軍與海軍上，構成粉碎法西斯侵襲力量的最重要的因素。

但是新的重分世界的帝國主義戰爭的危機依然存在，每一分鐘都不能忘記。侵襲者進攻蘇聯的威脅，目的是在瓜分蘇聯的領土和重建資本主義。這種活動也仍然在繼續下去。

國內政治形勢的極端嚴重，即在非法西斯國家裏也可以看到，雖然其程度比較緩和。再加上那似比比一九二九至三三年的經濟恐慌還要嚴重得多的恐慌的到臨，是在反蘇陰謀的鬥爭日益增長的事實上，很尖銳地表現出來了。

在人民委員葉佐夫領導下的蘇聯治安機關，粉碎了托洛茨基法西斯帶暗殺者的暴行使法西斯戰爭惡化，嘗到失敗的滋味。

大戰的國際形勢後從沒有像今日那樣的緊張。四分之一的人類已被捲入戰雲裏。法西斯帶劍子手正在侵襲着外國的領土，挑起了在西班牙與中國的戰爭，而又威脅着捷克。

可是西班牙與中國人民的經驗，證明了一個團結一致來抗戰的民族，一定能夠防衛自己的領土，打擊侵襲者。法國人民戰線的經驗也證明了羣衆團結一致，是能夠創制法西斯狂潮的。

法西斯在瘋狂的向世界大戰的推進當中，把自已的弱點和內部矛盾都赤裸裸地暴露了出來。近幾年來的經驗，證明了阻止法西斯的前進，是可能的而且證明只要所有反法西斯的民主勢力聯合組成一條鬥爭陣線，便可以防止一個罪惡的戰爭。

勞動階層在這國際的統一陣線聯擊當中，會變成全世界所有反法西斯勢力的磁石中心。由於統一，它會得到盟友，表現出力量的時候，它會領導起他們走上革命的道路，會用最後勝利的確信來鼓勵他們。

一位最年輕的歐洲首相

鐘汝容譯

比利時的新首相保羅、京利、斯伯克 Anred Arenstam

我不知道保羅、京利、斯伯克比利時的新首相他自己覺得怎樣，但是我們實在不得不將他和黎安杜格利 (Leon Degrille) 相比，雖然這是個穩約的比較。他有着和這個 Rexist 領袖相同的熱烈的、年青人的品性，而且他們兩個人都是同樣憎惡任何無生氣官僚派或拘束的事物。在不久以前，稍為年青的斯伯克領導着一羣信從社會主義的同志，跑着經過布魯塞爾的街道，搖動着紅旗，而且親自擊毀他所憎惡的天主報館的玻璃窗，在社會主義者的青年集會上，他是個偉大的雄辯家，常常較其他的人為急進，常常是更為激烈——而且他常常是領導者。保羅、京利帕克的過去，完全是「紅」的。他並不是他在精神上所崇拜的年老理論家樊迪文 (Vandervelde) 那一派的正宗社會主義者樊氏的拘束性一點也不能感動這個年青的急進者。

但是，斯伯克的急進性只不過是他的發育進程中的痛苦，這種痛苦是不久即為成熟的政治家所克服了。當他第一次被召進到現在還是比利時的政治生涯鍛鍊學校的議會時，他變為比較和緩，而且發展為所謂真正的政治家，他之成為「政府的幹部」要

較他的任何黨中同志為快，而保羅溫西爾首相 (Z. Zimm) 並不反對任命青年的斯伯克為交通總長。斯伯克的作為煽動者的喧鬧歷史，也就被人忘去，溫西爾並沒有弄錯因為這個年青的暴躁者竟成爲一個卓越的總長。

儘管年青，——他只有三十六歲——他很快便確立起他對於他的職務的權力，而且他保持着冷靜的頭腦。他坐在他的天主教同事們之旁，奇怪得很，他和他們相處得還較與其他信從社會主義的總長為好。天主教的貴族不久便明白年青的斯伯克是極可愛的，他並不是根本是革命的，而且人們可以和他很和緩地相處。一旦成爲總長，他顯然是個現實主義者，遠不若其他信從社會主義的總長那樣固執，而他相年的寬領袖樊迪文的不同處很快地變成很明顯的了。斯伯克具有很新的見解，他並不墨守着黨綱而喜歡按照他自己的意志進行。

品性相同的溫西爾。在第二次受命組織內閣時，使斯伯克掌理外交部職務。斯伯克在這方面的才能也使他獲得榮譽，而使人心信服，他鼓勵青年的比王發表國家外交政策的轉變點，宣示維護比利時中立

有目前給所謂民主政府所淆亂而實際和法西斯黨協的國家，將會意識到自己的權力，而起來反抗法西斯的罪惡。這樣子，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的人民，看見了法西斯匪徒的孤立和破產就會一手握着他們的壓迫者的咽喉。於是反法西斯反戰的統一戰線的運動，就會在全世界以從來所未有的那樣不可知的度量伸展開去。(World News & Views No. 37)

他的外交大臣。

新首相曾學習過並且觀察過許許多多的東西。他是個博得盛名的少年律師，尤其是在共產黨和無政府黨的政治審訊的辯護中他又曾企圖在布魯塞爾者為勝，而且終於獲得議會中的大多數贊同，擁護這條新途徑。從那時起即被視爲比利時的未來偉人。

比利時首相出自曾給與國家許多著名的政治家、法律學家和科學家的名望的家系。他生長在歷代蘊藏着政治與自由政治的環境中。除了他的母親以外，保羅、京利是斯伯克家族中的第一個社會主義者保羅丹遜 (Paul Janson) 著名的護民官，曾經是進步自由主義的領袖。他的祖父，他的母親是比利時議會中的第一個女議員，他的父親拋棄了前途很有希望的政治生涯而專心於詩學。

保羅、伊米爾、丹遜 (Paul Emile Janson) 比蘭三代王帝的內閣大臣，是她的叔父。他這個姪子搗毀了比利時民族報的玻璃之後，他把他調到跟前來「我的小孩子。」這個老人說「我將迫着把你關在監獄了。」「我總有報復的一日。」並不自悔的姪子說。保羅叔父並沒有把斯伯克監禁，却反而任命他做

的著名演詞。這個新政策與黨所一向服從的方針有顯著的不同。法國和英國的社會主義者感到頭痛，年青的斯帕克竟把自己認為是個什麼人，但是斯帕克堅持現實主義的必要，自覺其見解遠較他的批評刺殺憲意太子安白圖 (Urain) 的路沙 (Roh) 申辯過。

在日內瓦因為他的悅人的風度，接待新聞界的坦白，以及因為他的奇異的垂邊帽他很引人注意，國聯從未見過這樣奇怪的頭飾。它的邊是這樣的闊，據說斯帕克是定做的，因為沒有帽店備有這種的式樣。斯帕克的圓臉在這個黑色的鬼怪形狀之下，幾乎是看不見的，於是這個總長便妄誕地以為沒有人能夠認識他，而愉快地露齒而笑。

日內瓦喜愛青年的斯帕克，儘管他對於集體安全與國聯盟約所表示的頗類於非社會主義者的懷疑，他的機智是天生的，而他的妙語很是著名，當他出現的時候，就好像有一陣清風吹過日內瓦的廳堂，當人們曉得這個社會主義者不是盟約的真實朋友的時候他們要感到煩悶和驚訝。

在重大集會之間斯帕克常常打網球，因為最精於這種運動，他居然敢當着利奧浦皇 (King Leopold) 之前擊敗年老的瑞典王，雖然這個八十最多的吉士他夫 (Gustaf) 是一向得到允准而擊敗做卓越的選手。有人奇異地問斯帕克為什麼讓自己作出這樣的外交失態。他回答道「我是個像其他選手一樣的前臣嗎。我是個社會主義者。」

保羅·亨利·斯帕克是最年輕的歐洲首相，他是三十九歲因此他可以佔取庇得 (Pitt) 克倫基和斯

(Kronstein) 以後的記錄在另一方面他也許忘記美路威斯 (Maitovitch) 三十五歲便執掌政權的拉將維亞的已故首相了，斯帕克之受命為比利時政府的領袖，打破了杜格利的重要議論——政體是衰老了

而且受着服管硬化之苦。甚至黎安，杜格利也夠不上是個胆敢非難這個網球冠軍首相的煽動家，說他具有這種錯過。

納粹黨在奧國的失敗

原文載八月五日 Manchester Guardian

目前國社主義在奧國所碰到的困難使得希特勒的黨徒們頭昏眼花，筋疲力竭。原來德國政府和國社黨在打擊奧國以前和以後，全把這些困難估計得太低了。

例如，柏林當局以為奧國在許多方面能夠補充德國的市場，而德奧的「經濟聯合」就會很容易地完成了。豈知調整德奧兩國幣制的結果，使得他們不得不在奧國實行人工的抬高物價到百分之十五至二十。這又影響到進口貿易的困難，並使出口貿易的某幾個部門不可能在國際上競爭。奧國和德國的實業本是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對手，因此出口貿易的困難到了最近更加深刻化了。

增加奧國輸出的計劃，到現在還沒得到很大的成功。奧國的實業在很短時期內吸收了「經濟聯合」所給的一萬萬五千萬先令的賒貸，但沒有表現出將有更大輸出的徵兆。為了貿易界排擠的結果，整個奧國的經濟機構和行政機構都瓦解了。

在中層階級的商家，工人階級之中，現在已逐漸感覺到深刻的沮喪。

在「經濟聯合」之後，奧國的失業人數是七十三萬，到現在祇有極少數找到了工作。政府決定遣送許多失業工人到德國各部去建設公路或軍事工程，但送到德國南部的奧人一到達不久就跑開了。他們想法回到奧國，從各種可能的路線跑回維也納去。一部份的人甚至反抗調他們離奧國的命令。

大約兩星期以前，有四百個準備遣送到德國的工人，靠了他們的妻子的協助，把裝運他們的火車毀壞了。他們這樣做是因為他們怨恨一張禁止他們與家屬同行的命令。為了執行戈林從六月二十二日起頒發工役的命令，德國政府恐嚇失業業者，如果他們反抗的話，他們就要受警察的制裁，並且將失去一切的給養。

(章枚譯)



評 批 與 介 紹

介 紹「日 本 作 戰 力」

張 肖 梅 譯 (商 務)

祝 秀 俠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這是兵書上的一句老話，但却有絕對的正確性。日寇這次侵略我國，三星期便可使我們「屈膝」，又以爲中國軍隊實不堪一擊。但結果，直至現在我們不但沒有「屈膝」，并且越戰越挺起腰身，而兵源不絕，軍實充足，財政穩定，在在都出乎敵人意料之外，直使那雙「泥足」趨起失措，窘態畢露，陷於苦境，這實在是日本并未曾「知己知彼」。而我國，起初有些民族失敗主義者，也震驚於這遠東帝國主義國家的武力，把日本估量得太高，也是并未曾「知己知彼」之過。實在，日本的作戰力量，並沒有如他們自己所「知己」和「怯日病」者所知「彼」的那麼利害。一向很少有關於日本作戰力各方面精確估量，而且有系統的，從動的方面去敘述的書，所以國民還祇是約莫猜想個「大概」。近日偶然讀到這一類的一本好書，因此急忘把它介紹出來，推薦給讀者。

這本書就是蘇聯的 Tainin 和 E. Yohan 合著的「Whan Japan Goes to War」由張肖梅先生譯作「日本作戰力」(商務出版)原著前年出版於倫敦。這本書的好處，第一是材料充實正確，第二敘述極

有系統，第三係以對聯作戰爲對象而從動的方面去研究日本的作戰力量。

雖則是以對聯作戰爲對象，但日本的實力如是，則一曰聯戰爭尚未開始，中日戰爭到現在已一年多，我們參攷來書所述，便可以知道日本究竟對於中國的作戰力量能有幾何？正如譯者在篇首所說：「詳細估計其人與物之實力，極可假以爲我國之參攷，而能洞悉日本國力之空虛，實足鼓勵我全民之勇氣，其有助於我國抗戰力量者，夫豈淺鮮也哉。」

書分五章，第一章爲「日本作戰一年之需要」。對於日軍實力的估計，軍隊物質之需要，戰費，原料需要等問題，均有正確的引證與研究。第二章爲「日本國民經濟之軍事組織」。論及國民經濟軍事統制的有利方面和有害方面，并敘述實業軍事統制之現狀，全國總動員之準備等。第三章爲「日本工業之戰時生產及其主要軍用原料品」。論述日本工業，燃料，糧食，糧食源及軍械與原料缺乏各方面。第四章爲「大戰中日本之經濟措施」。論述戰費管理，戰時財政制度，經濟措施限度，金準備問題等。第五章爲「結論」。指出日本作戰中經濟的危機。(篇首并有引言，詳論日

對聯作戰的目標及性質)

最重要之點，是作者從經濟方面說明日本作戰力的限度。我們都知道經濟在作戰中是佔第一重要地位的。日本這次侵華就想「速戰速決」，因爲速戰速決，不祇可以解決軍事上的許多困難，并且主要的在解決經濟上的困難。但作者早已指出這種「速戰速決」戰略實係夢想。「現代戰爭之技術，未必保證敏捷之交戰是決勝負。每種進攻方法，必有相應之守勢相抗禦。現代戰爭之需要，其壓榨現存之經濟能力及政治機構，必至極度。故對其國中一般經濟能力及政治之支持能力，國民經濟準戰流動性之問題，及戰時經濟政治情形下所產生之階級衝突等等，皆不能不注意及之。」

隨即作者對日本下一結論是：「大戰中日本必須奮竭其全力，在此情形下，不徒將犧牲數百萬生命，抑將導致經濟之崩潰，令大和人民陷於飢饉絕境，將使國內階級鬥爭極度強化，當爲必然結果……日本必將被迫而入於財政之約束，嗣至喪失其國家之獨立。」

這種估計，可謂絕對真確。現在日本對華作戰不過一年，但經濟的困厄，已日趨危境。今年七月間日本大藏省宣稱，今年之會計年度，比之一九三七至三八年度減少稅收三三〇八五七〇〇〇日金，而增加支出達二八九六五六〇〇〇日金，本會計年度之支出純預算爲六〇九二四六五〇〇〇日金，而稅收總數爲六三二八二四五〇〇〇日金。上述支出中包括軍事特別費四八五〇〇〇〇〇日金。收支懸殊，此後將何以爲繼？難怪最近連他們的實業界巨子權密

院議員鄉誠之助也再忍捺不住，甘犯鴻溝機密之名，大叫「日本國家之財政，此後將至最貧乏之狀況」了。這是日本無法躲避的致命傷。

書中亦曾述及日本戰費之又一來源是滿洲。起初日本的確以滿洲為進攻全中國的根據地，所以田中奏摺有「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的「名言」。但事實上現在經營滿洲的計劃，已給我們英勇的抗戰粉碎，東北到處都是英勇的游擊隊在不斷奮鬥。日本所實做的祇是忙於所謂剿「土匪」。那位美國的政論家 Z. White 說得好：「滿洲國是日本的同盟者，可是靠不住啊。」所謂戰費來源的日本「生命綫」實在救不了日本。

武漢歸來 天白

武漢是一個洪爐一爐火正在那裡熊熊的燃燒。然而在透明的火光中，却有時冒出一股股的黑煙，叫人頭昏眼花，好像這一爐火力裡面，還夾雜着有一些燒不透的煤渣似的。但在她的整體上，是充滿着無限的熱力和希望。

到了武漢首先可以看到每一個地方，每一個團體，每一個人，都充滿着動員保衛大武漢的鬥爭精神。「加入戰時工作，組織自衛團」的標語壁報，貼滿了武漢以至近郊的街頭。無論在群眾大會上，在各種宣傳活動上，甚至在難民小販車夫脚夫的口中，都能聽到一致動員保衛大武漢的號召，千千萬萬的人，無分男女老幼，都自發的團結在政府的領導之下，顯盡最大的努力，來担負保衛大武漢的神聖工作。他們熱烈的赤誠的，就着各人的崗位，從一切大大小小的

作裡，號召着發動着來共同建立這一中心堡壘，除掉丁爭取抗戰勝利以外，他們再不會也不容許有第二個信念。

他們——在武漢的各團體，救亡份子政治工作者，愛國的男女青年，中小學教師，小商人，難民，各業職工，向郊農民以至小朋友們，都深切了解保衛大武漢的重要，認識到一天天逼緊的戰爭的殘酷，他們下了最大的決心，準備接受今後一切的艱難困苦，而且要為民族解放流最後一滴血。所以即使在敵機的犯炸和屠殺之下，甚至在內部的逆流和限制之下，他們仍舊固守着自己的崗位，盡着他們的天職。他們的物質條件雖然極端困苦，但為了慰勞前方的戰士，也盡力捐輸着，不到幾天，慰勞品慰勞信和慰勞金就已堆積如山，一批批送達前方，給熱血苦戰的將士以無上的鼓勵。

但在武漢的另一方面還是有缺憾的。首先在動員民眾問題上還不能使這廣大的民力來和當前的緊急任務配合起來，匯成一個民族洪流，來淹沒敵人。誰也知道目前應發展民力的，但不幸還有人在懷疑這種力量，目前應加強力量，却有人在害怕，不敢放胆去做。並且在武漢，時常還聽到對抗戰的過分樂觀的估計，有人說以目前的軍事，配備穩可打退敵人，又有人說「最後勝利」已在目前！「敵軍的瓦解指日可待」！因此不需要再增加什麼力量。所以也不再需要鞏固和擴大什麼統一戰線。散佈着這種危險的誇大的急色兒的貪便宜的論調的，正大有其人這不能不算是抗戰建國過程中一件危險而嚴重的現象。希望賢明的政府趕快加以糾正，而我們也

為着爭取抗戰最後勝利的一切條件，應當對這些有害的舉動和觀點來作鬥爭。

還有這裡，我們只能說他們是荒唐和無恥了。庸集在漢口特區和租界內的「苟安」份子和躬身在抗戰陣營內的漢奸托派，正完全代表了這兩個形容辭。一種是歌舞昇平，等待着敵人打下武漢後做順民，（然而也有多數是寧做難民不做順民的），一種是挑撥離間，散佈着悲觀的亡國的種種歪曲的論調，放冷箭做情報，造謠言，或明或暗的替敵人執行着破壞抗戰的任務。這是抗戰火力中的渣滓，我們應加緊把牠們從這洪爐中鏟剔出去。

然而，燒不透的煤塊，在堅持抗戰的烈火之下，是終有一日會被燒得透紅的。火爐裡冒煙，是因為火力還不夠，這在堅持抗戰的烈風之下，也終有一天會被吹成炎炎的，火頭的我們要使這一爐民族解放的烽火更熾烈的燃燒，應當每一個人都來加緊火力，堅持抗戰，爭取動員保衛大武漢保衛大廣東的一切勝利條件。

農村的頑症

畢明

都市有花柳毒，農村有烟賭毒。烟賭，可說是農村的頑症。這危險要比土豪劣紳來得厲害。——其實，劣紳土豪和烟賭，在農村中是三位一體的。

據說，政府對於烟已經禁了，賭也禁了，真的嗎？這恐怕許多到過農村的人都不會相信，就是政府當局也不會相信。假如要我拿出事實，那是容易得很。——農村裏的烟館（過去叫戒烟室談話，所現在叫管吸所）除設了私的不許外，它要比米店為多。這

特載

蔣委員長闢謠談話

「蔣委員長廿七日接見路透社記者，記者以數日前歐洲報紙通訊社所傳義大利調停中日戰事之消息，詢蔣委員長之意見，蔣委員長答稱，此事之完全無稽，我外交部已有聲明，不必再述，此等惡意造謠，任何人都知爲敵人所製造有計劃之宣傳，而其擇定在此時發表，其作用在破壞中國與各民主國家尤其蘇俄之感情，更顯而易見，抗戰一年餘之經過，中國人民對於誰爲切實協助中國之國家，誰爲敵視相助敵人之國家，均有極清楚之認識，香港大公報社評所謂「縱然退幾步說，假若戰事真可調停而調停人亦輪不到義大利」此語實足以代表全中國人民之見解，中國堅決抗戰之明確立場，及上下一致團結之事實，決非任何謠言所能中傷，敵人雖多方設法阻止各友邦與中國之合作，但我深信無論英美法蘇各友邦，斷不因此種愚拙之宣傳，而影響其對我國之認識與協助也。」

孫院長在香港談話（八月十九日）

「國際形勢顯然的已分爲兩大集團即和平集團與侵略集團。於後者之日德義三國，處心積慮，以圖掀起戰爭，趁火打劫，重新分配資源，德義之目的，在歐洲非洲，日本之目的，除中國外，西伯利亞，南洋羣島（如英之印度，法之安南）均欲囊括殆盡，居心離

測。故英法蘇以至美，比，荷，各國，由於利害關係而團結一致，形成前者之和平集團，共同行動。

吾人於客觀形勢認識清楚，則知：（一）蘇聯之援助中國，其程度必日有加，蘇聯已時刻準備應戰，唇亡齒寒，自無袖手旁觀之理。（二）蘇日戰爭必難避免，日本已急不及待，蓄意挑動。（三）日本之同盟國德意兩國，最近亦欲有事於歐洲，但限于力量，不敢粗舉妄動，致遭失敗。（四）張鼓峯事件，張鼓峯爲蘇聯領土，關東軍啓發目的，欲佔領該重要山峯，以爲日後作侵略之根基，並以試探蘇聯之態度，現雖停戰，但日方仍加緊戒備，前途勢必惡化，故吾人不必因張鼓峯事件之突告解決，而對蘇聯態度有所懷疑也。」

孫院長在漢口談話（八月廿五日）

「我們英勇抗戰了一年，已博得全世界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的同情，尤其博得了全世界廣大羣衆的同情與支持。譬如，英國的政府當局，雖猶動搖不定，迷戀於實際等於自殺的「現實外交」，甚至他們保守黨的報紙，也對我們的抗戰，寄深切的同情。法國的態度，當然要比英國好些，如最近張鼓峯事件爆發，法外長首先向蘇聯大使表示同情蘇聯紅軍堅決守土，給予侵略者以迎頭痛擊的英勇行爲。可是英國的態度，則尚保持靜觀的沉默。由於英國外交的步步退讓，使侵略者——日德意帝國主義者侵略的慾望，日益高漲，最近德國又想運用其一貫的投機手段，向捷克展開冒險的進攻，但捷克也不是一個可侮的國家，隨時準備充實的力量，迎擊侵略者。因此，歐洲現局，在目前呈一觸即發的緊張形勢，世界上的國家，在目前

些烟館，是經過禁烟機關許可設立的。至於私設的更是到處皆然，他們有收規的貪污劣作護符。

二、農村裏的賭場，在表面說來都是私的，但在某些地方則公然開，設這當然背後有有力者在支持。據聞某縣一區在周某任區長的時候，有人公然在區署門前開賭，周某不敢強硬干涉，只婉商運到別處。不聽周某不得不執行查禁，但結果區署幾乎給賭徒搗毀，周某惟有把區署遷到別處。這事民團責成縣長嚴究，然而至今沒有下文。

像這類的事實，可說是普遍之至，它的癥結，在於地方上貪污劣劣的存在。貪污劣劣的收入固然有許多門徑，而吧吧烟賭，却是主要收入之一。同樣，烟賭的存在，也是貪污劣劣所以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

烟賭，好比兩條毒蛇，死纏着農村的心臟，一天天在噬着農民們的精神物質力量。據說，最近農村犯罪的統計，以盜竊案爲最多，原因在那裏？不難一得而得，禁烟禁賭，政府已不止三令五申，但至今還是禁不絕，原因在那裏？也不難一得而得。

這問題大可牽扯到地方政治上面，誠如上述事實，貪污和劣劣是兩位一體，土劣和烟賭是三位一體。返末一來，所謂地方政治，便成爲烏烟瘴氣而農村也便成爲體無完膚了！說什麼發動民衆，說什麼抗戰工作，這未免太不懂得地方實情了。

各以其利害相關，而劃分爲侵略陣線與和平陣線。除了蘇聯爲社會主義國家堅持和平政策而外，即英，法，美，等國家，因對現狀取保守的態度也不願意戰爭，而需要和平。日德意這些法西斯國家，因想進行新的分割

世界，所以，侵略的慾望很迫切，結成侵略的陣線，來向世界的和平，與人類的文明進攻。我們中國的立場，是保衛自己的領土，人民，主權，不受人侵略，自己也愛好和平，不願意去侵略人家。但是今天日寇的進攻，不允許我們有獨立自由的權利，迫使我們不飽不奮起抵抗，爲了我們國家民族本身的利益，我們是堅決地站在和平陣線上。德意是和今天我國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者，站在一條侵略陣線上。今天的事實，儘管你空想走德意的外交路線，但終爲事實所不許！大家都知道，蘇聯現在還受着歐洲法西斯侵略國家的牽制，我們一方面要希望蘇聯跟我們合作，打擊日本帝國主義，而另一方面又是夢想走德意路線，以助長歐洲侵略國家對我國國際友誼的威脅，這豈不是一個可笑的矛盾？而且德意現在是站在我們的敵人方面，走德意路線無異，是走日本路線，再換一句話說，便是走向着屈服投降的路線！

蘇聯的報紙對我國英勇抗戰的事蹟，總以顯著的地位刊載，同時拒登一切日本所發的消息，而這在德意兩國，則恰恰相反！當然，他們國內的民衆，也有許多是同憤我國抗戰的，可是在反動的政權壓制之下，一切言論行動，都失掉了自由，所以也無可奈何。

中日的戰爭，是世界大戰的序幕，世界大戰的主角將來究竟是誰同誰打呢？如果說，是英美法蘇這個和平集團勢力，與日德意這個侵略集團來打，那末，未必有先見之明的人，一定也可以判斷侵略集團一定不能持久作戰的。世界大戰的危機，在今日是一天天的加深，而且已快到了爆發的頂端。和平的國家越讓步，侵略者越抬頭，在九一八事變時，要是英國的態度

稍強硬，也許不會有今日。正因為當時太讓步，太短視於眼前的穩定，才有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冒險，才有意大利的併吞阿比西尼亞，德國的併吞，德意對西班牙的干涉事變……遠東日本軍閥的跋扈橫行影響了歐洲沒有一天得到安寧。和平國家的政治家，應當把目光放得遠一點，要以集體的力量來制裁侵略者。和平是不可分割的，日本帝國主義者進攻遠東，事實上也是進攻了歐洲的和平。中國一年來的抗戰，有裨益於世界和平，其因素即在於此。從九一八事變到現在，可以說是世界大戰的序幕，要是和平國家緊緊地攜手，以集體的力量來行動，那末侵略者必然要失敗的。在另一方面，日本帝國主義，牠自稱是一等強國，所謂擁有龐大的海陸空軍，可是牠的經濟基礎，主要是靠對外貿易，牠們由外國運進原料，再經過工業製造過程，運出去做貿易，以維持他們的強大軍備。可是自從戰爭爆發以來，軍火佔了進口的大宗，國內工廠大半無人維持，對外貿易的衰落，形成了外匯低落的危機，由於我國的堅持持久戰，將使他們的經濟日趨潰崩之途！在這一年抗戰中，我們消耗了他們一半的軍事力量，那末他們更沒有力量再去對付世界上其他的國家了！蘇聯當然比牠要強得多，就是英美，目前也正在擴充海軍，等到英國新海軍建立就緒，那時英國與日本的海軍比例，將成爲五與一之比，所以日本這個夜郎自大的二等強國，牠的力量祇在一天一天的削弱，我們的抗戰如再堅持一二年，日本帝國主義是必然要崩潰失敗的。從我們中國方面來講，是沒有抗戰，就不會有統一，也不會有空前的團結，而且沒有抗戰，則我們政治上的許多老毛病，不能改善，也不

能建立一個真正獨立自由平等的嶄新國家。中國人的聰明才力，並不比蘇聯人民落後，經過這一次艱苦抗戰的鍛鍊，我想再不會重蹈過去不能團結，自己人打自己的覆轍。歷史教訓了我們，一定使我們全國團結，在抗戰建國的艱苦進程中，大家同舟共濟，共向新中國光輝的前程邁進。英國人有句名言：「英國也許每次打敗仗，但最後還是勝利！」這話在目前也可應用到中國來，只要我們將全中國的人民動員起來，組織起來，無論什麼力量也不能擊破這個偉大的雄厚力量，動員廣大的羣衆，緊急組織起民衆堅持抗戰，最後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關於西班牙問題，英法最近有所謂不干涉運動，而佛朗哥却提出種種條件來，作梗因爲在叛軍方面，都是些德意的正規軍，不像政府軍方面，祇有志願軍，叛軍在今天雖佔了土地，但始終得不到民衆，叛軍沒有法子招兵，在政府軍方面，事變初起時可以說沒有兵，但由於政府的堅決領導，廣大的動員組織民衆，現在已有了六十萬正規軍，戰爭打了兩年，完全憑了全國一致的決心和倚靠動員組織，這種團結的意志，堅持的決心，戰鬥的精神，是我們應當學習的！其次，一般人以爲「新兵不能打仗」，但從西班牙人民兩年英勇抗戰的事實中，能使我們獲知祇要發動廣大的羣衆，有政府賢明的領導，給予很好的政治軍事的訓練，新兵不但能打仗，而且還能戰勝強暴的敵人！我們的抗戰堅持久，國際形勢的發展，將於我越有利，祇有那些親日的漢奸，或不明事理的糊塗人，在今天還夢想走德意路線，幻想屈服，妥協，廣泛的動員民衆，組織民衆，一致支持抗戰，更堅毅的戰鬥下去，最後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

廣 東 省 銀 行

財 政 部 核 准 註 冊

行 長	處 行 支 分	行 總	部 託 信	部 蓄 儲	務 業	本 資
顧 翊 羣 副 行 長 李 振 坤	香港 汕頭 海口 北海 江門 韶州 梅菴 中山 南雄 惠陽 台山 佛山 順德 潮安 梅縣 石龍 肇慶 陽江 花縣 鶴山(沙坪) 三水(西南) 四會 鬱南(都城) 德慶 清遠 文昌 翁源 瓊東(嘉積) 興寧 增城 開平(長沙) 西關 梧州 樂昌 連縣 河源	電 話 一 一 七 六 五 至 一 一 七 六 九 電 報 掛 號 中 文 文 字 一 一 六 三 九 廣 州 市 南 堤 英 文 文 字 P R O V I N B A N K	資 本 壹 萬 國 幣 收 受 各 種 存 款 承 理 信 託 財 產 管 理 國 庫 信 託 營 業 地 產 倉 庫 保 險 經 營 各 項 物 業 其 他 一 切 信 託 業 務	資 本 壹 萬 國 幣 收 受 各 種 存 款 培 養 國 民 經 濟 代 收 救 國 儲 蓄 金 充 實 抗 戰 實 力 無 任 之 責	存 款，放 款，押 匯，國 內 外 匯 兌， 代 理 省 縣 金 庫，收 買 生 金 生 銀	廣 東 省 政 府 撥 足 資 本 國 幣 壹 千 萬 元 歷 年 結 存 各 項 公 積 金 國 幣 壹 千 肆 百 餘 萬 元

本 刊 編 輯 委 員：

- | | | | |
|-----|-----|-----|-----|
| 鍾天心 | 黃中暉 | 黃元彬 | 湯澄波 |
| 繆培基 | 祝秀俠 | 尚仲衣 | 朱伯康 |
| 葉兆南 | 夏衍 | 姜君辰 | 左恭 |

本 刊 特 約 撰 稿 人：

- | | | | | | |
|-----|-----|-----|-----|-----|-----|
| 千家駒 | 方少雲 | 王紀元 | 王敬濤 | 巴金 | 平心 |
| 甘介侯 | 任學明 | 包國華 | 石辟瀾 | 朱楚幸 | 李煦寰 |
| 金仲華 | 吳景崧 | 侍 桁 | 林 娜 | 林苑文 | 周 行 |
| 胡愈之 | 茅 盾 | 柳乃夫 | 高 燾 | 高覺敷 | 高承元 |
| 高 植 | 陳洪進 | 陳曉江 | 陳 琴 | 郭冠杰 | 袁冠新 |
| 梁寒操 | 孫寒冰 | 孫靜工 | 孫曉村 | 黃 桐 | 馮和法 |
| 曹孟君 | 張栗原 | 張仲實 | 張 弼 | 張 恒 | 張勁夫 |
| 雷潔瑛 | 楊東壽 | 楊玉清 | 楊之春 | 葉啓芳 | 劉尊棋 |
| 劉思慕 | 劉耀榮 | 鄭森禹 | 駱耕漢 | 錢俊瑞 | 漆琪生 |
| 歐執無 | 歐陽山 | 譚小岑 | 薛暮橋 | 顧翰群 | 羅叔章 |

新 戰 線 半 月 刊 徵 稿 簡 章

本刊除「政治報告」及「連續登載者外，各欄均歡迎投稿，特別是「前線與後方」及「介紹與批評」欄。

一、論文：針對當前的重要問題提出具體積極的意見，尤以國內及偏重於華南或廣東的問題為最佳，每篇以三千四百字左右為最適宜，至多不超過七千字。

二、譯作：與抗戰有直接間接關係的論文，描寫敵國情況或其他國家反侵略鬥爭和對我國抗戰所發動的同情援助等報告文學。

三、文藝短篇：劇本，詩歌等，以三千四百字為限，有特殊價值者除外。

四、前線與後方：前方以戰地實況民衆動態為主，後方以華南及廣東各縣民衆動員救亡動態和其他社會政治經濟的變化為主，要切實而深刻，每篇以一千五百字為限。

五、介紹與批評：介紹及批評新出有價值之書報論文，或對社會文化諸動態之批評，每篇以一千字之內為最宜。

六、漫談：以表現敵寇在華南各地之暴行以及國內各地民衆動態時事照片為主。

七、來稿：經登錄者致謝酬，每千字毫券二元至五元。

八、來稿：本刊有增刪權，不願增刪者請預先聲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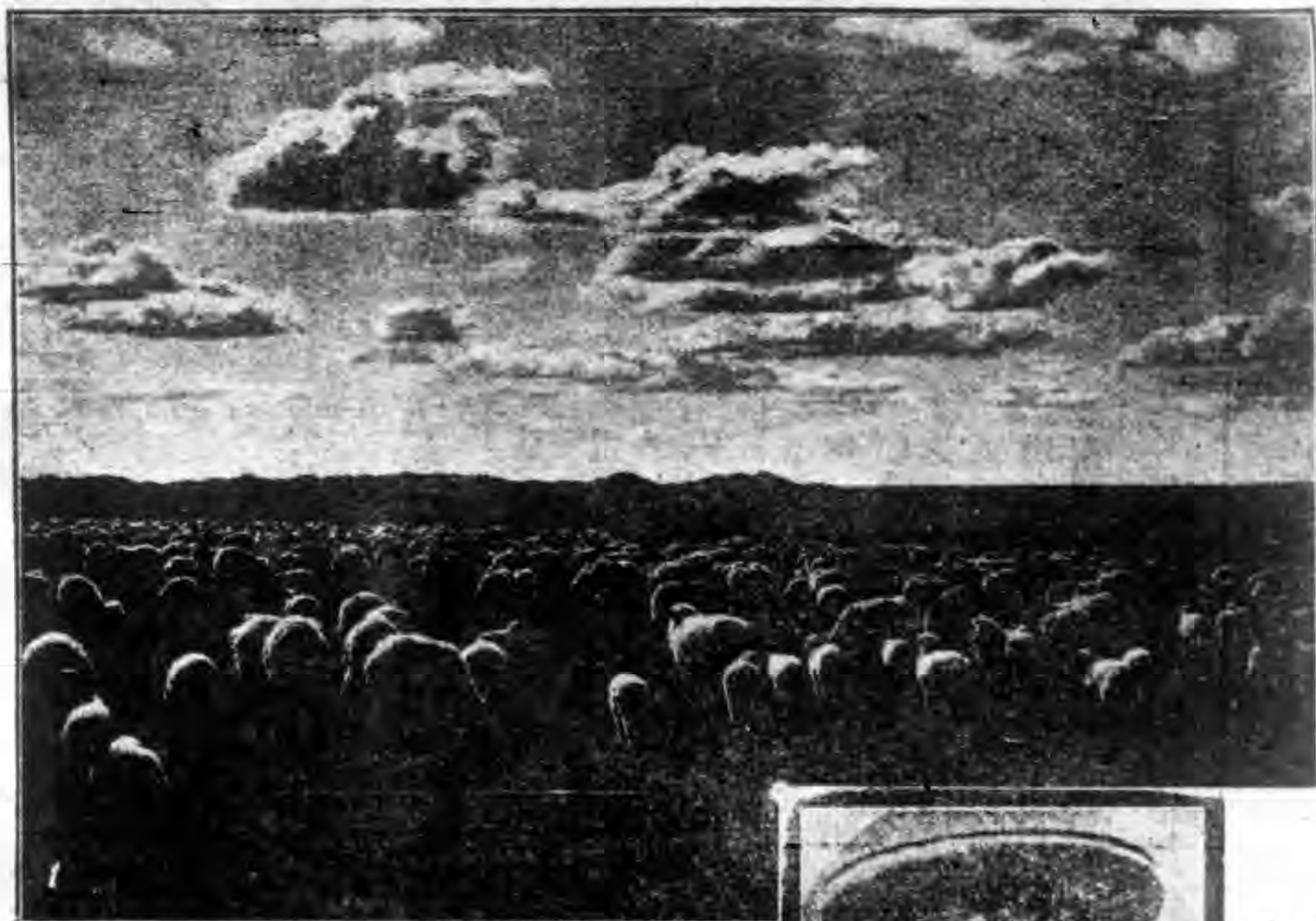
九、來稿：不登載者不退還，如欲退還須附足掛號郵票。

十、來稿：請逕寄本社。

一 的痛慘前空上史歷國中
在。手敵淪盡省四北東，子日
來們我讀，天今的餘年一已戰
。吧債血筆這查



——母之軍勇義的大偉(6)
太太老趙



中氣空的怖恐霧陰在江花松(7)



·色變告實「關一第下天」(5)



(1) 羊毛——東北的豐產之一，成了敵人的贖物。
九一八事變的主角(2) 法西斯的急先鋒本莊繁(3) 特務機關長土肥原(4) 傀儡溥儀。



(8) 國際對華同情的洪流